

第五十三章

属灵恩赐（二）：特定的恩赐

我们当如何正确地了解特定的属灵恩赐？
我们当如何运用它们？

背诵经文：哥林多前书12:7-11

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

诗歌：来罢赐下生命之灵 (*Come, O Come Thou Quickening Spirit*)

¹来罢赐下生命之灵 来自永远之上帝 永不叫人失望的灵
愿你常住我心灵 真理生命和亮光 驱尽夜间的黑暗
²赐下完全智慧劝诲 还有你自己纯洁 使得我们单单寻求
讨你喜悦的选择 愿你知识成长四溢 驱除所有的错谬
³求主显明蒙福之道 正当我们走错路 求主帮助驱逐我罪
日复一日主同住 当我迷路求主召回 使我悔改不跌倒
⁴大能圣灵强而有力 你使万物都更新 你的工作使我完全
降服邪恶的仇敌 赐下争战的武器 赢取生命的冠冕

词：Heinrich Held, 约1664; Eng. trans. by Charles W. Schaeffer, 1866

曲：LUX PRIMA 8.7.8.7.7.7., Charles F. Gounod, 1872

另一曲调与领我大哉主耶和华(*Guide Me, O Thou Great Jehovah*)同调

替代诗歌：蒙圣灵的安慰 (*The Comfort of Holy Spirit*), D. W. Myland

前言

我们在这一章是用前一章有关属灵恩赐的一般性讨论为基础，来更详细地检视几项特定的恩赐。我们不会讨论新约圣经中所提的每一项恩赐，而会专注在几项较不

被人了解的恩赐，以及那些在今日引起了一些争议的恩赐；所以，我们不会讨论那些名称与运用都很明显的恩赐，例如作执事（即服务）、劝化（即劝勉）、施舍、治理（即领导）及怜悯人等，而会集中精力在下列的这些恩赐，它们主要是从哥林多前书12:28和12:8-10里提出来的：

- (1) 说预言
- (2) 教导
- (3) 行异能
- (4) 医病
- (5) 说方言、翻方言
- (6) 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
- (7) 辨别诸灵

A. 说预言

虽然已经有人为说预言（prophecy）的恩赐下过几个定义了，不过若用新约的教训重新来检视这个恩赐，就显示了它的定义不是“预测未来”、不是“宣告从主来的话语”、也不是“大能讲道”，而是“将神叫人不期然想起的事物报告出来”。以下讨论的前四点支持了这一个结论，其余七点则是关于这项恩赐的其他方面。¹

A.1 新约的使徒相当于旧约的先知

旧约先知们有一项令人惊讶的职责，那就是他们能够说出并写下具有绝对属神权威的话语。他们能够说：“耶和華如此说”，而且他们接着说的话都是真正的、完

¹以下所有关于预言恩赐的各项讨论，更深入的内容可见Wayne Grudem,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1 Corinthians* (1982), 以及Wayne Grudem,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oday* (1988, 2000)。前书比较具专业性，有许多与学术界文献互动的讨论。

内文中关于预言的大多数讨论，是采自笔者的另一篇专文：“Why Christians Can Still Prophecy,” in *CT* (Sept. 16, 1988), pp. 29-35. 蒙准如此使用。又见笔者的另两篇专文：“What Should 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het and Pastor?” in *Equipping the Saints* (Fall 1990), pp. 7-9, 21-22; 及“Does God Still Give Revelation Today?” in *Charisma* (Sept. 1992), pp. 38-42.

笔者对于预言恩赐的了解，与几位作者不同。读者若想要了解其他立场之观点，请看Richard Gaffin, *Perspectives on Pentecost*. (他基本上是在回应笔者1982年所著之*The Gift of Prophecy in 1 Corinthians*未付梓前的书稿)，以及本章书目里所列以下作者的书：Victor Budgen, F. David Farnell, Kenneth L. Gentry, Jr., Robert Saucy, Robert L. Thomas, R. Fowler White. 另一方面，本章书目里所列以下作者的研究和几本书的书评：D. A. Carson, Roy Clements, Graham Houston, Charles Hummel, M. M. B. 则表达了真实赞同笔者在1982及1988出版之两本书所主张的立场。

全准确的神的话语。旧约先知将他们的话写成圣经里神的话语，是给所有世代的（见民22:38；申18:18-20；耶1:9；结2:7等）。所以，不相信或不顺服先知的話，就是不相信或不顺服神（见申18:19；撒8:7；王上20:36及多处别的经节）。

在新约时代里，也有人说出并写下真正的、完全准确的神的话语，记录在圣经里面，可是我们惊讶地发现到，耶稣不再称他们为“先知”，而是使用了一个新的词语“使徒”——使徒在新约里就相当于旧约里的先知（见林前2:13；林后13:3；加1:8-9, 11-12；帖前2:13；4:8, 15；彼后3:2）。那时有权柄写下新约圣经话语的，是使徒们，而非先知们。

当使徒们要建立他们独特的权威时，他们从来不诉诸于“先知”这个称呼，而是称他们自己为“使徒”（罗1:1；林前1:1；9:1-2；林后1:1；11:12-13；12:11-12；加1:1；弗1:1；彼前1:1；彼后1:1；3:2等处）。

▲.2 新约时代“先知”一词的意义

为什么耶稣选择了“使徒”这个新名词来称呼那些有权柄书写圣经的人呢？这可能是因为在新约时代，希腊字 *prophētēs*（“先知”）这个字所涵盖的意思十分宽广。一般来说，它并没有“说出神话语的人”的意思，反而是有“受一些外在影响而说话的人”的意思（通常是指某种属灵的影响）。在提多书1:12那里所使用的这个希腊字，就是这个意思。在那节经文里，保罗引用了异教的希腊诗人伊皮麦尼德（Epimenides）的话说：“有革哩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革哩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当讥诮耶稣的士兵们蒙着耶稣的眼，残酷地要求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路22:64）他们使用的“先知”这个词，似乎也是这个用法。他们的意思不是说：“请说出绝对属神权威的话语”，而是说：“告诉我们一些神显示给你的事吧。”（另参约4:19）

许多经外作品就以这种用法来使用“先知”（希腊字是 *prophētēs*）一词，而不表示被称为“先知”之人的话语，有任何属神权威的意思。事实上，到了新约时代，“先知”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时，通常就只表示“一个有超然知识的人”，或“一个预测未来的人”，甚或只表示是一个“发言人”而已（没有任何属神权威的涵义）。克拉默（Helmut Kramer）在《新约神学辞典》（*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里所写的一篇专文，就提出几个新约时代前后的例子：²

²这些例子取自TDNT 6, p.794.

某位哲学家被称为“本质不朽的**先知**”（屈梭多模，Dio Chrysostom, 主后40-120年）。

某位教师（第欧根尼，Diogenes）想要成为“真理和公正的**先知**”（卢西安，Lucian of Samosata, 主后120-180年）。

那些提倡享乐主义的人被称为“伊比鸠鲁（Epicurus）的**先知们**”（蒲鲁塔克，Plutarch, 主后50-120年）。

写成的历史被称为“真理的**女先知**”（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 约写于主前60-30年）。

某位植物专家被称为“**先知**”（狄奥斯高达士，Dioscurides of Cilicia, 主后一世纪）。

某位医疗界的“密医”被称为“**先知**”（盖伦，Galen of Pergamum, 主后129-199年）。

克拉默的结论是，“先知”的希腊字（*prophētēs*），“只是表达了宣告、传扬、使人知道的正式功能”。然而因为“每一个先知都是在宣告一些不属乎他自己的事”，所以“传扬”的希腊字（*kēryx*）是“最靠近它的同义词”了。³

当然，“先知”和“说预言”两词有时候用于使徒身上，其背景是要强调外在的属灵影响力（由圣灵而来），因为他们是在这种影响力之下讲话的（启1:3; 22:7; 弗2:20; 3:5的用法就是如此）。⁴但这并不是一般用来指使徒的词汇，而且这两个词本身也不表示他们的言语或著作有什么属神的权威；它们反倒是更普遍地用于一般的基督徒身上——他们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属神权威，只不过是说出一些神放在他们心上或叫他们想起的事物而已。新约圣经里有许多出处指出，这个普通的预言的权柄小于圣经，甚至小于初代教会所认可的圣经教训，这一点我们会在下一节解释得更清楚。

³同上出处，p. 795.

⁴笔者曾在*The Gift of Prophec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oday*一书中长篇讨论以弗所书2:20 (pp. 45-63)。保罗在这节经文中说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或说“被建造在兼为先知的使徒之根基上”。将语句*tōn apostolōn kai prophētōn*翻译为后者，在文法上是说得通的。这样翻译，就指明外邦人得以纳入教会的奥秘，是启示给使徒的（见以弗所书3:5，该处指明“这奥秘……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使徒和先知”亦可作“使徒—先知”，或作“兼为先知的使徒”）。

笔者不认为以弗所书2:20和整个预言恩赐的讨论有很大的关联。不论是把使徒和先知视为一种人（使徒—先知），如笔者的看法，或是将之视为两种人（使徒和先知），如Richard Gaffin和其他几位的看法，我们都一致同意，**这些**先知们是为教会提供根基的人，因此他们说的话是没有谬误的神的话语。但我们对于以下这个问题的看法不一致：是否这一节经文是在描述新约教会**所有拥有预言恩赐**的人之特点。笔者不认为有叫人信服的证据，说明这节经文是在描述初代教会所有说预言的人。反之，它的上下文背景倒很清楚地指出有一些十分少数的先知们是：**(a)** 教会根基的一部分；**(b)** 与使徒们密切相关；**(c)** 得到神的启示，知道外邦人与犹太人在教会里是平等的成员（弗3:5）。不论我们说这一群人只是使徒们，或说他们是一群与说出具圣经品质之话语的使徒们有密切关连的先知们，我们都看到一幅图画：是一小群独特的人，提供了普世教会的根基。

▣.3 先知预言的权威不等同于圣经的权威

▣.3.1 使徒行传21:4

在使徒行传21:4，我们读到推罗的门徒“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这件事好像是指着关于保罗而说的预言，但是保罗却违背它了！假使预言包括了神真实的话语，而其权威又等同于圣经的权威，他就不会这么做了。

▣.3.2 使徒行传21:10-11

然后在使徒行传21:10-11里，亚迦布预言说，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将会捆绑保罗，“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这是一个近乎准确、但并不全然准确的预测，事实上乃是罗马人捆绑了保罗，而非犹太人（徒21:33；又见徒22:29），⁵ 而犹太人也并非乐意地将他交出去，而是想要杀掉他，所以千夫长才必须动用武力去营救他（徒21:32）。⁶ 虽然这个预测和结果差得不远，但在细节上的不准确，已足以叫人置疑任何一位旧约先知的有效性了。然而另一方面，假设亚迦布会这样说的原因是曾经有异象，看见保罗在耶路撒冷成为罗马人的囚犯，被一群愤怒的犹太人包围着；然后亚迦布自己解释（有些错谬）这个从圣灵而来的“异象”或“启示”说：犹太人捆绑了保罗，将他交给罗马人——即如经文所记载的。若由这样来解释他的预言，就是非常恰当的了。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所定义过的、可能有错谬的新约会众之预言：用人自己的话说出神叫他不期然想起的事物。

反对此一看法的论点是说，⁷ 事实上亚迦布的预言是应验了，保罗甚至在使徒行传28:17说到：“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

可是这一节经文本身并不支持他们的论点。使徒行传28:17的希腊文经文清楚地指明，保罗是以囚犯的身分从耶路撒冷出来的。⁸ 所以，保罗的话是在描述他从犹太人的司法系统下被递解出来（犹太人想要再度把他带回，由公会审讯，见使徒行传23:15，

⁵在使徒行传21:33; 22:29里，路加用了同样的希腊字动词 (*deō*, “捆绑”、“捆绑”), 是亚迦布用来说到犹太人捆绑保罗的用字。

⁶在使徒行传21:11中亚迦布所使用的动词“交” (希腊文是 *paradidōmi*), 有甘心、清醒地、刻意地将某物交给或递给另一个人的意思。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其他119处的情况中, 都有这个意思。可是在关于犹太人处理保罗一事, 用这个字就不对了, 他们不是乐意地将保罗交给罗马人!

⁷这是以下两位作者的看法: Gaffin, *Perspectives*, pp. 65-66, 及F. David Farnell,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BibSac* 149:596 (Oct.-Dec. 1992), p. 395. 两位都引用使徒行传28:17作支持。

⁸NIV的英文是说: “我……在耶路撒冷被捕, 并且被递解在罗马人的手里。” 这翻译完全漏失了“从耶路撒冷被递解出来 (*ex*)”的意思 (但这却是本节希腊文的经文所要求有的意思), 而且没有提到保罗被递解时的囚犯身分 (*desmios*), 反而添加说他是耶路撒冷被捕的——这是在希腊文的经文里所没有提及的。

20)，并且被带进该撒利亚的罗马司法系统（徒23:23-35）。所以，保罗自己在使徒行传28:18正确地说，他是以囚犯的身分被交与罗马人（徒28:17），就是“那一班人”（希腊文是*hoitines*，由*hostis*来的）“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徒28:18；另参徒23:29；又见徒25:11, 18-19; 26:31-32）然后保罗又说，当犹太人反对时，他才被迫“上告于该撒”（徒28:19；另参徒25:11）。使徒行传28:17-19整个的故事指出保罗从耶路撒冷被递解出来而到该撒利亚去（徒23:12-35）；并对罗马的犹太人解释为何保罗会在罗马人的监护之下。这个故事丝毫不提使徒行传21:27-36，即在耶路撒冷圣殿附近暴动的景象，所以上述的反对论点是不足以说服人的。这节经文（徒28:17）没有指向亚迦布的预言，连一半也没有，因为它没有提及任何被犹太人捆绑的事，也没有提及犹太人将保罗交给罗马人的事。事实上，在这节经文所提及的景象里（徒23:12-35），保罗是又一次被千夫长的兵丁“用武力”把他从犹太人手中抢出来的（徒23:10），而犹太人一点都没有想要将他交给罗马人，而是埋伏等着要杀掉他（徒23:13-15）。

另一个和笔者对使徒行传21:10-11之理解不同的论点是说，并非真的需要犹太人去捆绑保罗，并将他交在外邦人的手中，才算是亚迦布的预言成真；因为即使犹太人没有自己执行这些行动，他们也要为这些行动负责。汤玛斯（Robert Thomas）曾说：“这是很常见的情况，即把某些人或团体说成是负责的一方，即使可能并不是他们直接去做的。”⁹ 汤玛斯还引用了类似的例子：在使徒行传2:23中，彼得说是犹太人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真正钉祂的是罗马人；在约翰福音19:1中，我们读到的是彼拉多鞭打了耶稣，但执行这项行动的，毫无疑问地乃是他的士兵。因此汤玛斯作了结论说：“是犹太人陷保罗于囹圄，正如同亚迦布所预测的一样。”¹⁰

回应此一论点，笔者同意说，当某甲的代理人完成了一件事时，圣经可以说，是某甲做成了那件事。然而在每一件个案中，那个某甲都有想要那件事做成的意愿，而且他也指导别人怎么去做。彼拉多指导他的士兵去鞭打耶稣；犹太人主动地要求罗马人，将基督钉死十字架。但相比之下，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的情况就不同了。犹太人没有命令要捆绑保罗，而是罗马的“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绑”（徒

⁹Robert L. Thomas, “Prophecy Rediscovered? A Review of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oday,” *BibSac* 149:593 (Jan.-Mar. 1992), p. 91. 同样的论点可见于Kenneth L. Gentry, Jr. *The Charismatic Gift of Prophecy: A Reformed Response to Wayne Grudem*, 2d ed. (Memphis, Tenn.: Footstool Publications, 1989), p. 43.

¹⁰Thomas, “Prophecy Rediscovered?” p. 91.

21:33)。事实上，这里出现了这种代理人的平行讲法：虽然是千夫长下令要将保罗捆绑起来，但不是他执行的，而后来我们却读到：“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徒22:29）所以，这段故事所说的捆绑，有时说是由负责人做的（徒22:29），有时又说是由执行人做的（徒21:33），但不论是负责人或执行人，都是罗马人，而不是犹太人。总而言之，上述持反对论点的人说，是犹太人捆绑了保罗，但是使徒行传却两次提到，是罗马人捆绑了他；持反对论点的人说，是犹太人将保罗交给外邦人；但是使徒行传却说，他们激烈地拒绝将他交出去，以至于必须用武力将保罗强制地抢出来。反对之论点并不符合经文的话语。¹¹

☒.3.3 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1

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说：“不要藐视预言（和合本译作‘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帖前5:20-21）假如帖撒罗尼迦人认为预言在权威上等于神的话，他就绝对不会需要告诉帖撒罗尼迦人说，不要藐视它，因为他知道他们已“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帖前1:6; 2:13; 另参帖前4:15）。然而当保罗告诉他们要“凡事察验”时，一定至少也包括了他在前一句话中所提到的预言。当他接下来勉励他们说“善美的要持守”时，他的意思是说，预言中有善美的，也有不善美的。保罗所说的这些话，是我们永远都不会用来评论旧约先知或新约使徒的那些有权柄的教导话语。

☒.3.4 哥林多前书14:29-38

关于新约预言并不等同于神话语的更广泛证据，可以在哥林多前书14章里看到。当保罗说：“至于说预言（和合本译作‘作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他们所说的话〕。”（林前14:29）他的意思是要其余的人仔细地聆听，再分辨良窳，并去芜存菁（因为在这里翻译成“慎思明辨”之希腊字 *diakrinō* 有此含义）。我们无法想象旧约先知如以赛亚会说：“聆听我所说的，并要慎思明辨——分辨良窳，分辨该接受的和不该接受的！”假使预言有绝对属神的权威，那么听到的人若这样做就有罪过了；可是保罗在此命令说要这么做，表示新约的预言没有神话语的权威。¹²

¹¹见本章A.4节中有关亚迦布的开头之语“圣灵如此说”的讨论。

¹²保罗的教导和初代基督教文献《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中所说的不同，它说：“不要试验或检视任何在灵里（或作‘靠着圣灵’）说话的先知。”（第11章）但是它还说了几项与新约教义相违背的话（见W. Grudem,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oday*, pp. 106-8.）

在哥林多前书14:30-31上，保罗容许一位先知打断另一位：“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说预言（和合本译作‘作先知讲道’）……”同样地，假使先知们说出的是神真正的话语，在价值上等同于圣经，那么保罗会说可以打断他们、不让他们说完信息，是难以置信的事。然而这就是保罗所命令的事。

保罗的意思是说，在哥林多教会——一个满有预言的教会——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等同神真正话语权威的话。他在哥林多前书14:36说：“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么？岂是单临到你们么？”¹³

然后在第37和38两节，他所宣告的权威远比哥林多教会任何先知的权威更大：“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

所有的这些经文都指明一个共同的观念：若说初代教会当使徒们不在的时候，先知说出的是“主的话语”，明显是不正确的。

3.5 先知并不接替使徒的职分

除了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经节以外，另外还有一个证据显示，新约时代会众中说预言的先知权柄，是小于新约圣经中的使徒或经文：使徒藉着叫基督徒听从**圣经**，而不是叫他们去听从**先知**（即使他们旁边有先知），来解决他们离去后的接替问题。¹⁴

所以，保罗在他生命结束时强调“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2:15），并且强调“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而且有“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特点（提后3:16）；犹大鼓励他的读者“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3）；彼得在生命的结尾时，鼓励他的读者要“留意”圣经，因为它就像“灯照在暗处”（彼后1:19-20），并且又以使徒保罗“一切的信上”的教训提醒他们（彼后3:16）。在使徒们的教导中，没有一处是勉励人要“注意听从你们教会里的先知们”或“顺服主藉着你们的先知们所说的话语”等等。当使徒们过世之后，确实是有先知们在许多当地教会中说预言，但看来他们没有等同于使徒们的权柄，而且圣经的作者们

¹³这节经文RSV译作：“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源起**的么？”但是这里不需要将此希腊字动词（*exerchomai*的过去式，“走出去”）说成是特指福音信息的根源。保罗不是说：“神的道理岂是**首先**从你们出来么？”而只是说：“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么？”他明白他们一定会承认神的道**不是**从他们出来的——所以，他们的先知不会说出在权威上等同于圣经的神的话语。

¹⁴笔者从以下这本非常有用的小书中得到这个观念：Roy Clements, *Word and Spirit: The Bible and the Gift of Prophecy Today* (Leicester: UCCF Booklets, 1986), p. 24. 另参D. A. Carson, *Showing the Spirit*, p. 96.

也知悉这点；结论就是，今日的预言也不等同于“神的话语”。

A.4 今日的先知有权柄吗？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得知，在今日的教会里，预言应当仅仅被认为是人的话语，而非神的话语，而且在权威上不等同于神的话语。但是这样的结论与当今灵恩派的教训或作法有冲突吗？笔者认为，这结论与大多数灵恩派的作法有冲突，但与大多数灵恩派的教导没有冲突。

今日大多数灵恩派的教师们会同说，现代的预言在权威上不等同于圣经。虽然有些人会说预言是今日“神的话语”，但是几乎所有灵恩运动的各个派别都一致见证：预言是不完全的、不纯净的，会包含一些不当被顺从或被信靠的成分。举例来说，约肯（Bruce Yocum）是一本讨论预言灵恩的流行书籍之作者，他这么写道：“预言可能是不纯净的——我们的思想或观念可能会混入我们所领受的信息里——不论我们是直接领受话语，或只是感受到一个信息。”¹⁵

然而我们必须说，灵恩派在实际的作法上，有许多的混乱是来自于他们在预言前冠以常见的旧约语句“耶和华如此说”（在新约圣经的记载中，没有任何一位新约时代的先知说过这语句）。灵恩派的这个作法叫人遗憾，因为这语句让人以为，说预言的人接下去要说的是真正的、完全准确的神的话语，然而新约的教导并不证明那种立场是对的，而且，当有人进一步逼问时，大多数负责任的灵恩运动发言人都会说，并不是他们所说之预言的每一部分都是“耶和华如此说”的。所以，如果把那句引介的语句拿掉，只会有好处，不会有损失。

不错，亚迦布在使徒行传21:11用了一句类似的语句（“圣灵如此说”），不过我们也看到，在新约正典刚完成以后的时代，基督教著作的作者们也用同样的话语（希腊文是*tade legei*），来对一些他们所正报告的事，引介一般性的说明或作十分广泛的诠释（如见《伊格那丢致非拉铁非教会书》7:1-2 [Ignatius, *Epistle to the Philadelphians*, 约主后108年]，和《巴拿巴书信》6:8; 9:2, 5 [*Epistle of Barnabas*, 主后70-100年]）。这个语句（“圣灵如此说”）的意思显然只是说：“这大概（或差不多）就是圣灵所要对我们说的。”

如果有人真的认为神叫他想起某事，是应当在聚会中报告出来的，那么用以下这些话来引介是没有什么错的：“我认为主把这件事放在我的心思之中……”或“我似

¹⁵见 Bruce Yocum, *Prophecy*. (Ann Arbor: Word of Life, 1976), p. 79.

乎觉得主向我们显示……”，或是一些类似的表达。当然，这听来不像“耶和华如此说”那么“劲爆”，然而若那信息真的是从神而来的，圣灵就会以大能让那信息说到那些需要听见之人的心里去。

▣.5 不期然的“启示”使得预言恩赐与其他的恩赐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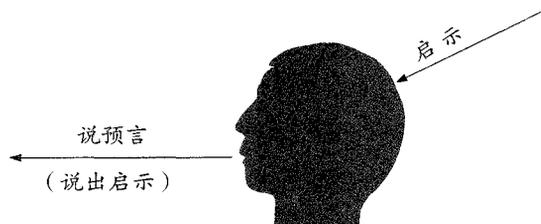
如果预言并不包含神真正的话语，那它是什么呢？就何意义而言它是从神来的？

保罗指出，神能使人自发地、不期然想起某些事物，所以这个人就用他自己的话语说出预言。保罗称此为“启示”；他说：“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说预言（和合本译作‘作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林前14:30-31）他在这里使用“启示”一词，其意义比神学家使用此词来指圣经话语的专业用法要广得多，然而新约圣经在此和在别处用这个词的动词“开启”和名词“启示”时，正是这种广义的用法，指的是从神而来的交通，但这种交通的结果并不是成为书写出来的圣经或与圣经有等同权威的话语（见腓3:15；罗1:18；弗1:17；太11:27）。

保罗在此所说的“启示”，只是指神叫人忽然想到的某些事，或者是神以某种方式让人在意识里有深刻印象或感动的事，其方式连那个人都能感受到是从神来的——也许是产生的思想与那人自己的思路有很大的差异，也许是伴随着一种生动的、迫切的、持续的感受，或是有其他别的方式，使人十分清晰地感受到它是从主来的。¹⁶

图53.1说明了先知以自己（人）的话语说出从神而来的启示。

图53.1 说预言就是先知以自己（人）的话语说出从神而来的启示



因此，当一个陌生人进到聚会，而大家都在说预言之时，“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林前14:25）笔者听过

¹⁶虽然我们在前面曾经讨论过，新约教会里的预言的权威，和旧约正典预言的权威大不相同，但这并不表示有关新约预言的所有方面都和旧约不同。关于启示临到先知的形式，可能不只是话语或叫人想到的事物而已，也可能会有图画，或称“异象”（徒2:17），和异梦（徒2:17）。

一个这样的报导，发生在美国一个显然是非灵恩派的浸信会里。一位宣教士讲员在他信息中间停顿下来，说了些像这样的话：“我本来没有计划说这个，但是似乎是主在指示说，在这个教会里有人刚刚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家人。假如是这样子的话，让我告诉你，神要你回到他们中间，并且学习跟随神所定的模式来过家庭生活。”这位宣教士并不知道这事，可是有一位男士坐在大堂的二楼座位，他几刻钟以前才生平第一次走进这家教会。信息的描述完全适合他，他就站出来，承认他的罪，并开始寻求神。

预言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为信主的人作“证据”（林前14:22）——它清楚地彰显了神确实在他们中间工作，证明了神祝福的手确实在会众中。因为预言的运作也是为着未信之人的信主归正，所以保罗鼓励当“不信的人进来”时，要使用这个恩赐（林前14:23）。

在教会历史的所有时期，许多基督徒都经历过或听到类似的事情。举例来说，有人将一个未在计划中、却是紧急的要求提出来，要为在奈及利亚的某些宣教士祷告。过了好久以后，那些祷告的人才发现，就在他们祷告的那一刻，宣教士们发生了一场车祸，还面临剧烈的属灵冲突，正需要那些祷告。保罗会将那些对事情的感受或直觉称为“启示”，而将那些在教会聚会中被说出来的、从神而来的感动称为“预言”。它可能会包含讲员自己在其中的了解或诠释的成分，因此的确需要评估和试验它；但虽然如此，它在教会里还是有其可贵的功能。¹⁷

A.6 预言与教训的不同

就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新约圣经中的“预言”都建立在这种从圣灵而来的、不期然的感动（另参使徒行传11:28; 21:4, 10-11，并注意路加福音7:39; 22:63-64，约翰福音4:19; 11:51所代表的预言观念）。除非一个人领受了从神而来的、不期然的“启示”，否则就没有预言。

¹⁷然而我们还是必须警告，虽然“启示”看起来是超自然的（它甚至包含了一些出奇准确的资讯），但这事实并不保证其信息是真的从神而来的预言，因为假先知也能够在鬼魔的影响之下“发预言”（有关鬼魔能够知道在我们生活中的隐藏活动或私下谈话，但他们不能知道未来或识透我们的心思，见本书第二十章C节）。

使徒约翰警告说：“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一4:1）他教我们用真教义的测试来分辨他们（约一4:1-6），并说：“世人也听从他们。”（约一4:5）其他关于假先知的特征可以在以下经文里找到：约翰二书7-9（否认道成肉身，不守基督的教训）；马太福音7:15-20（第16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福音24:11（引人走入迷惑）；马太福音24:24（为了迷惑选民而行神迹奇事）。在另一方面，哥林多前书12:3似乎告诉我们，我们不应当认为真基督徒会成为假先知而靠鬼魔的权势说话（见本章E.2.8节有关哥林多前书12:3的讨论；而且约翰一书4:4肯定地对基督徒保证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反之，在新约圣经里，从来没说过一个人（“教师”）的“教训”（动词“教导”）是建立在“启示”上的；“教训”或“教导”通常都只是指圣经的解释和应用（徒15:35；18:11, 24-28；罗2:21；15:4；西3:16；来5:12），或指重复或解释使徒的指引（罗16:17；提后2:2；3:10等）。它就是今日我们所称的“圣经教训”或“讲道”。

所以，预言的权威小于“教训”的权威；教会中的预言永远要顺服于圣经有权威的教训。保罗并不是告诉提摩太要在教会中预言出保罗的指引；他乃是要提摩太教导他们（提前4:11；6:2）。保罗自己也不是在每个教会都预言出他在基督里的生活方式；他乃是教导那生活方式（林前4:17）。保罗不是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要坚守住给他们的“预言”，而是要坚守住所“教训”他们的（帖后2:15）。虽然有些人的看法不同，但笔者认为，带领初代教会并指引他们方向的，乃是教师们，而非先知们。

因此，新约圣经中说到，长老们是那些“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提前5:17），即“善于教导”的长老（提前3:2；另参多1:9）；但是从来没有说过长老的工作是说预言，或长老要“善于说预言”，或要“坚守健全的预言”。对于提摩太作为一个领袖的功能中，保罗要他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提前4:16），而不是要他谨慎自己的预言。雅各警告那些教导的人——不是那些说预言的人，他们会受到更严格的审判（雅3:1）。

在新约圣经中，解释并应用圣经的工作就称为“教导”。虽然有些人宣称，新约圣经中之教会里的先知是得着“神超凡能力的灵感”来解释旧约圣经，可是这样的说法并不具说服力，主要是因为在新约圣经里很难找到任何叫人信服的例子，显示“先知”的词汇是用来指称从事这种活动的人。

所以“教训”和“预言”的分别是十分清楚的：假如一个信息是来自于意识上默想圣经经文，包括经文解释和生活应用，那么它（在新约中的术语）就是“教训”；但是假如一个信息是将神叫人不期然想到的事物说出来，那么它就是“预言”。当然，即使圣经教师预备好了教训，但他也可能被未经计划的额外内容——突然间觉得神叫他想起的事物——所打岔，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含有“预言”成分的“教训”了。

A.7 反对论点：这样定义的预言太主观

说到这里，有人反对说，等候从神来的“感动”是一个“太主观的”程序。然而笔者认为，为了教会的健康，持此反对论点的人通常更需要在他们自己的基督徒生活里，操练这种主观的程序！说预言的恩赐需要人等候神，倾听祂，听祂在我们心里的

感动。对于教义健全、理智而客观的完全福音派之基督徒，他们可能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在日常生活中与主更为活泼的“主观的”关系，来作为强而有力的平衡。他们是最不可能误入歧途的人，因为他们已经非常强调将坚固的根基放在神的话语上。

不错，过度地仰赖主观的感受作为引导，是另一种极端的危险，因此必须清楚地加以防范。有些人不断地要从神寻求主观的“信息”来引导他们的生活，这样的人必须小心，因为个人主观的引导不是新约预言的主要功能；他们需要更多强调圣经，并且寻求写在圣经里的、神确切的智慧。

许多灵恩派的作者会同意我们这样的警告，如以下的引句所显示的：

米高·哈伯（Michael Harper，安立甘宗灵恩派牧师）：

“对于那种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的预言，要大大地存疑。”¹⁸

唐纳季（Donald Gee，神召会）：

“我们许多与灵恩有关之错误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想要那些特别的、例外的事，变成经常的、习惯性发生的事。但愿所有想要透过灵恩而过分渴求得到‘信息’的人，能从过去和当代的失败中，获取警告……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¹⁹

布理吉（Donald Bridge，英国灵恩派牧师）：

“‘光照派的人’（illuminist）持续地发现‘神告诉他’去做什么事情……他们通常都是十分认真、虔诚专心，而且愿意委身来顺服神的人，所以有时反而叫那些谨慎的基督徒感到羞愧。然而，他们却正走在一条危殆的路径上。他们的前人在他们之前已经走过这条路了，但长久以来总是带来灾难的结果。内在的感觉和特殊的感动本质上就是十分主观的，但圣经供应我们的则是客观的引导。”²⁰

A.8 预言含有造就的内容

从上面所提到的新约预言的例子，显示出那种把预言只当成是“预测未来”的观念，确实是错误的。虽然有一些预言是预测（徒11:28; 21:11），但是也有预言是暴露罪恶（林前14:25）。事实上，任何造就人的内容都可能包含在预言中，因为保罗说过：“但说预言（和合本译作‘作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林前14:3）预言另外一个有价值的功能，就是它能够把人心的需要，以不期

¹⁸Michael Harper, *Prophecy: A Gift for the Body of Christ* (Plainfield, N.J.: Logos, 1964), p. 26.

¹⁹Donald Gee, *Spiritual Gifts in the Work of Ministry Today* (Springfield, Mo.: Gospel Publishing House, 1963), pp. 51-52.

²⁰Donald Bridge, *Signs and Wonders Today* (Leicester, England: Inter-Varsity Press, 1985), p. 183.

然的、直截了当的方式说出来。

A.9 会众中有许多人能说预言

预言还有一个大的益处，那就是提供参与服事的机会，使得会众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参与服事，而不只是那些有口才的讲员，或有教导恩赐的人。保罗说他愿意“所有”哥林多教会的人都说预言（林前14:5）；他又说：“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说预言（和合本译作‘作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林前14:31）²¹这并非说每一个信徒都真的能够说预言，因为保罗说：“不都是先知吧，岂都是呢？”（林前12:29，和合本译作“岂都是先知么？”）它的意思乃是说，任何从神得着了“启示”的人，都被许可说出预言（但要遵从保罗所提出的指示）；而且它也暗示会有许多人说预言。²²因此之故，对说预言恩赐的更多开放，能够帮助改善一种现况，那就是虽有许多人参加教会，但他们大多只是作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也许这个现象的发生，正是因为我们在这一方面消灭了圣灵的工作。

A.10 我们当羡慕说预言

保罗认为这个恩赐有很高的价值，因此他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说预言（和合本小字）。”（林前14:1）然后在讨论属灵恩赐末尾时，他又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说预言（和合本译作‘你们要切慕作先知讲道’）。”（林前14:39）他也说：“说预言的（和合本译作‘作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林前14:4）

假如保罗渴望这项预言的恩赐在哥林多教会——一个充满幼稚、自私、纷争和其他问题的教会——里运作起来，那么我们岂不是更应该在今日我们教会的会众里，主动地寻求这项有价值的恩赐吗？我们这些自称是相信并顺服所有圣经话语的人，岂不是也应当相信并顺服这一点吗？如果我们能对预言恩赐有更多的开放，是否可能会帮助矫正一种教会生活中的危险失衡——因为我们太过强调智性、客观与囿于教义而产生的不平衡？

A.11 教会要鼓励并规范说预言的恩赐

最后，如果一个教会要开始鼓励使用说预言的恩赐，是以前未曾使用过的，那么

²¹保罗在此的意思是说，照他在第29节所说的，所有得着启示的人都能够轮流说预言，一次一位。他的意思不是说，在哥林多教会的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说预言的恩赐。

²²在一个大教会里，当教会聚会时，只有少数人能够说预言，因为保罗说：“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说〕。”（林前14:29）但在家中举行的较小聚会里，会有更多人有机会说预言。

教会应该做些什么呢？如何能够鼓励这项恩赐而不落入滥用的危险呢？

对于所有的基督徒而言，尤其是对牧师和其他在教会里负有教导责任的人，有几个执行的步骤是适宜的，就教牧方面而言也是智慧的：(1) 认真地祈求主的智慧，好知道如何及何时在教会里开始处理这个主题。(2) 在教会已经有的正常的圣经教导时间里，教导这个主题。(3) 教会应当要有耐心，慢慢地进行；教会领袖不应当“辖制”（或说“施压”，彼前5:3）。有耐心的开始，可避免把人吓跑，或造成不必要地疏远别人。(4) 教会应当在现有的聚会和已发挥功能的方式中，来认可并鼓励说预言的恩赐——例如在教会的祷告会里，当有人觉得蒙圣灵不寻常地“带领”想要为某事祷告时，或当有人觉得似乎是圣灵叫他想起一首诗歌或一段经文，或当有人觉得（一般性地或特别强调地）应该有一段时间来作团体性的敬拜或祷告，这些都是应该被认可并鼓励的。即使在说预言恩赐不开放的教会里，基督徒在教会的祷告会里，至少能对从圣灵而来的感动保持敏锐，好知道应该祷告什么，并且将那感动用祷告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称为“先知性的祷告”）。

(5) 如果教会遵循了前面四步，而且会众和领袖都能接受它，那么就可以在比较不正式的教会敬拜聚会，或较小的家庭聚会里，找些机会来使用说预言的恩赐。如果这样做也被容许了，那么说预言的人就要在圣经的规范里说（林前14:29-36）；要真正地寻求能建造教会，而非建立自己的声望（林前14:12, 26）；而且不应当主导聚会，或用太戏剧化或情绪化的言词来说（以免把人都吸引来注意自己而非注意主了）；此外，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教训来评估预言（林前14:29-36；帖前5:19-21）。

(6) 如果教会开始使用说预言的恩赐，就应该要更强调圣经的超越价值，它总是基督徒倾听永生神之声音的来源。虽然说预言是很有价值的恩赐，如同许多其他的恩赐一样，然而，不论是在今日或是在我们的一生之中，神——惟独神——乃是藉着圣经来对我们说出祂真正的、完全准确的话语。那些有说预言恩赐的人要注意，不要期望每一个崇拜都以几句预言的话来作亮点；当神藉着圣经说话时，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喜乐、期望与愉悦都专注在神自己的身上。圣经里有无穷价值的宝藏，那是我们的创造主用我们能够明了的话语，对我们所说的真实话语。我们不应该频频地想透过预言寻求引导，而是应该强调，我们若要寻找生活中的指引，应该要到圣经里去找——我们生活方向的指引，寻求神旨意时的焦点，充分又全然可靠的标准，都在圣经里。惟有神在圣经里的话语，我们才有把握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119:105）

B. 教导

在新约圣经里，教导的恩赐是指能够诠释圣经、并且将它应用到人生活里的能力。这一点在经文中是显而易见的：在使徒行传15:35里，保罗、巴拿巴和“许多别人”在安提阿“教训人，传主的道”；保罗在哥林多停留了一年半，“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徒18:11）；虽然希伯来书的读者们应该已有作教师的了，但他们却仍需要有人再教导他们“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来5:12）；保罗告诉罗马教会的人说，旧约经上的话语“都是为教训（希腊文是*didaskalia*）我们写的”（罗15:4）；他又写给提摩太说：“〔所有的〕圣经……于教训（希腊文是*didaskalia*）……都是有益的。”（提后3:16）

当然，假若初代教会的教导经常是以旧约经文为根基，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惊讶，他们也能以在权威上等同于圣经的其他著作为根基——那就是整套的使徒教训。所以，提摩太要将他从保罗所接受的教训，委托给忠心也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后2:2）；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对于所有他们从保罗“所领受的教训……都要坚守”（帖后2:15）。这种“教导”和在教会崇拜聚会时根据不期然而来的“启示”（例如预言）非常不同，这乃是重复述说并解释真实的使徒教训。若有人教导的内容与保罗所教导的相反，那他就是在教导不同的、或异端的教义（*heterodidaskalō*），这样，就违反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提前6:3）。事实上，保罗说到，提摩太要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他是怎么做的：“记念我……在各地、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林前4:17）与此相似地，提摩太也“吩咐人，也要教导人”（提前4:11），他也用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训令来“教训人，劝勉人”（提前6:2）。由此可见，在使徒看来最主要的，也是他们最先提供给教会的，不是预言，而是教训——藉以管理教会的教义和伦理准则。而那些向使徒们学习的人也教导说，要用他们的教训来引导并带领地方性的教会。²³

所以，按照新约书信所言，教导包括了重复述说和解释圣经的话语（或是和圣经有同等权威的耶稣和使徒们的教训），并将它们应用到听众的身上。在新约书信里的“教导”一词，与今日所用的“圣经教导”一语非常相近。

C. 行异能

就在使徒、先知和教师的恩赐之后，保罗说：“其次是行异能的……”（林前

²³又见本章A.6节有关预言和教训之不同的讨论。

12:28) 虽然新约圣经里所见的许多神迹都是医治的神迹，但保罗在此段经文中将医病列为另一种恩赐，所以他一定看见了医治身体之外的一些事了。

我们应当了解，“神迹”（英文是miracles）一词可能和保罗要表达的意思不太相近，因为其希腊文原是“能力”*dynamis*一字的复数字；²⁴ 所以“神迹”一词是用来指任何一种具有神明显之大能运作的活动。这可能包括神答应祷告而使人从身体的危险中得拯救，例如使徒们从监狱被救出来（见徒5:19-20; 12:6-11）；或神在敌挡福音的敌人及教会内部需要被管教的人身上，施行大能审判的工作（见徒5:1-11; 13:9-12）；或使人从伤害中得着神迹性的拯救，例如保罗受毒蛇之伤时（见徒28:3-6）。不过这种属灵大能的行动，或许也包括了战胜鬼魔抵挡的能力（如见徒16:18; 另参路10:17）。

除了以上所述，保罗没有更清楚地定义何为“行异能”，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行异能的恩赐是指神的能力在许多方面的运行，包括：拯救人脱离危险；介入物质世界中以满足特别的需求，如同以利亚受乌鸦供应食物（见王上17:1-16）；审判那些无理与暴烈反对福音信息的人；粉碎向教会宣战的鬼魔势力；以及其他能明显地彰显出神的能力并进一步达成神旨意的事情。以上这些都是“神能力”的运行，教会能藉之得着帮助，而神的荣耀也能藉之得着彰显（有关神迹之讨论，见本书第十七章）。

D. 医病

D.1 引言：救赎史中的疾病与健康

我们在一开始必须了解，身体的疾病是亚当堕落的结果，是人类堕落后所受之咒诅的一部分外在运作，至终它会引致身体的死亡。然而，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祂救赎我们脱离了那个咒诅：“祂诚然担当我们的疾病（和合本译作‘忧患’），背负我们的忧伤（和合本译作‘痛苦’）……因祂受的伤痕（和合本译作‘鞭伤’）我们得医治。”（赛53:4-5）这一段经文指出，因着基督将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得到了身体和心灵两方面的医治。彼得在引用这段经文时，指出我们所得的救恩：“祂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祂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前2:24）而马太引用同一段以赛亚书的经文时，就指向耶稣所带来的身体的医治：“祂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祂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太8:16-17）

²⁴NIV在哥林多前书12:10将此字译为“神迹性的能力”（miraculous powers），而NASB的经文译注在两处皆译为“大能的工作”（works of power）。

大概所有的基督徒都会同意，因基督的赎罪之死所完成的救赎之工，不仅使我们得以脱离罪恶而得到完全的自由，也使我们将来得以脱离身体的软弱与疾病而得到完全的自由（有关“得荣”之讨论，见本书第四十二章）。大概所有的基督徒也都会同意，我们要在基督回来之时，才会完完全全地得着基督为我们所赚取的福祉：只有“在祂来的时候”（林前15:23），我们才能领受到完美的、复活的身体，才能得到身体得医治和脱离身体疾病——创世记3章人受咒诅的结果——的救赎。在基督回来之前，我们尚未得着复活的身体，因此不能脱离身体的疾病而得着完全的救赎。²⁵

然而一个有关于医病恩赐的问题却摆在我们面前：神是否会不时地让我们的身体得着医治，即如预付头期款般地让我们预尝将来身体完全得医治时的滋味？²⁶ 耶稣的医治神迹肯定地证明，有时候神愿意让我们部分地预尝在永世里将会有的完全健康。在使徒和初代教会其他人的生命里也有医病的服事，这也指明了医病的服事是新约世代中的一部分。就像这样地，它与新约之下更广大的祝福模式是相合的；在新的约下，所有或许多的人都预尝了部分基督再来时才有的福分。虽然我们“已经”得着了国度的一些祝福，但是那些祝福“尚未”完全成为我们的。

D.2 医病恩赐的目的

就和其他的属灵恩赐一样，医病的恩赐也有几个目的：**第一**，它的功用肯定是作为一个“记号”，以证实福音信息的真实性，并显示神的国度已经降临了。**第二**，医病的恩赐给那些生病的人带来安慰与健康，因此也对那些落在悲苦中的人显出神慈悲的属性。**第三**，医病的恩赐使人能去事奉，因为病得医治就除去了拦阻人事奉的身体障碍。**第四**，医病的恩赐提供了使神得荣耀的机会，因为人能看见神的良善、慈爱、能力、智慧和同在的具体证据。

D.3 有关医药的使用

在祷告求医治和使用医药与医生的技术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有医药可用的话，我们当然应当使用医药，因为神也创造了地上可以作成药物、具有疗效的物质。

²⁵当有人说完全的医治是因基督的赎罪之死所完成的救赎之工时，就这叙述的终极意义来说是真的，但是这叙述并没有真的说到我们何时才会得着“完全的医治”（或其一部分）。

²⁶对于处理这个问题有两个非常有帮助的提议，它们也一般性地讨论了医病的恩赐，见John Wimber, with Kevin Springer, *Power Healing*, 以及Ken Blue, *Authority to Heal*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87). 又见另一篇精采的讨论, Jack Deere, *Surprised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3). 此外, 有几位学者为今日的医病事工辩护, 见Gary Greig & Kevin Springer, ed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Ventura, Calif.: Gospel Light, 1993).

因此，医药也应当被看成是神会说“甚好”（创1:31）的整体创造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存着感谢主的心来使用医药，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诗24:1）事实上，当有医药可用而我们拒绝使用时（假使这样的拒绝会陷我们自己或他人于危险之中），那么，我们似乎就在不正当地“试探”主、我们的神（另参路4:12）：这类似于撒但试探耶稣，要祂从殿上跳下去，而不是走台阶下去。当有一般的方法可以走下圣殿（台阶）时，要祂跳下来就是在“试探”神——强逼神要在刚好的时刻，施行一个神迹。拒绝使用有效的医药，不肯透过医药得着医治，却坚持要神施行一个医病的神迹，这是和试探神相似的做法。

当然，依赖医生或医药，而不依赖主，则是错误的，这是亚撒王所犯的悲剧性的错误：

“亚撒作王三十九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他作王四十一年而死，与他列祖同睡。”（代下16:12-13）

然而如果我们用医药、也祷告，那么我们就应当期望神祝福，通常也期望神倍增医药的果效。²⁷ 当以赛亚从主领受了医治希西家王的应许时，他甚至告诉希西家的仆人，带一块无花果饼来（当作医疗的药剂），贴在希西家患痛的疮口上：“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疮上，王便痊愈了。”（王下20:7）

不过，有时候没有合适的医药可用，或是医药罔效。我们此时当然必须铭记在心：医生和药石不能医治时，神还能医治（即使在医疗先进的国家，医生仍然常常束手无策，这实在叫我们惊讶）。此外，有时候可能疾病没有置我们或别人于立即的危殆，但我们却决定求告神医治我们的疾病，而不用医药，只因为我们希望借此机会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并将荣耀归给祂；或因为我们希望避免花时间和金钱，或希望回避一些医药的副作用，而不用医药的方法。在所有这些的情况下，都只是个人的抉择，似乎没有在“试探”神（然而，在这些情况下不用医药的决定，应当是个人的抉择，而不应强制在他人的身上）。

当医药罔效之时，我们看见耶稣公开地医治人：“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祂的衣裳缝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路8:43-44）无疑地，有许多人得不到医生的帮助，因此在耶稣教训人和医治人时，许多的人都来了，圣经上说：“凡有病人的，不

²⁷请注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23，建议因为健康的原因来使用酒：“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

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接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医好他们。”（路4:40）没有一种疾病是耶稣不能医治的。

D.4 新约圣经是否显示医病恩赐常用的方法？

耶稣和门徒们医治人的方法因情况而有不同，但他们医治病人时最常用接手。²⁸在我们刚才所引用的经节里，耶稣大可以只说一句强而有力的命令，就立时医好群众中的每一个人，然而祂却不这样做，“耶稣接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医好他们。”（路4:40）接手似乎已成了耶稣用来医治人的主要方法，因为当人来求祂医治时，他们不只是求主为他们祷告，而是“求你去接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太9:18）。²⁹

另一个具体表示圣灵能力降临来医治人的象征，乃是抹油。耶稣的门徒“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可6:13）雅各告诉教会的长老们，当他们为生病的人祷告时要为病人抹油：“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5:14-15）³⁰

新约圣经通常强调信心在医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时候是病人自己的信心（路8:48; 17:19），但有时候则是带领病人来求医治之人的信心。在雅各书5:15中，祷告的人是长老，而雅各说，“出于信心的祈祷”救了那个病人——可见这信心是祷告之长老的信心，³¹而非病人的信心。当那四个人把一位瘫子缒下来，穿过耶稣正在讲道的屋子之屋顶，圣经上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可2:5）在别的时候，耶稣提过迦南妇女为她女儿求医治的信心（太15:28），以及百夫长为他的仆人求医治的信心（太8:10, 13）等。³²

²⁸见本书第四十八章B.11节有关接手的讨论。

²⁹又见路加福音5:13; 13:13; 使徒行传28:8; 另见马可福音6:2及福音书里其他的一些经节，都有提到接手。然而，耶稣并非总是用这个方式医治人。

³⁰雅各书5:14的抹油应该被当作圣灵能力的象征来理解，而不是只将它看成是一项医药而已，因为把油当作药物并不适合所有的疾病。还有，如果油的用途只是当作药物，那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只有长老应当使用它。在旧约里，油经常被视为圣灵的象征（见出29:7; 撒上16:13; 另参诗45:7），而这似乎也是这里的解释（Douglas J. Moo, *The Letter of James*, pp. 177-81中有更透彻的讨论）。

³¹我们可能会奇怪，为何在雅各书5:14-15里，说的是长老们蒙召前来为医病祷告。虽然雅各没有说明原因，但其原因可能是他们负有教牧关怀的责任，他们的为人成熟与有智慧，可以处理可能的罪（见雅5:15-16），以及他们的职分伴随有某种程度的属灵权威。当然，假如他们愿意的话，也会带着其他有医病恩赐的人同去。此外，雅各在第16节中扩大他的指导范围进而包括所有的基督徒：“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³²相比之下，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当门徒们不能赶出鬼魔时，耶稣说那是“因你们的信心小。”（太17:20）

D.5 当如何祷告求医治？

那么，我们当如何为身体的疾病祷告呢？向神求医治当然是对的，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要祷告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太6:13）；而使徒约翰在写给该犹的信上也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约3:2）不只如此，耶稣经常医治所有被带到祂跟前的人，从不将人遣散走，或对他们说，病久一点才有益处啊！除此之外，每当我们因病而服用药物，或寻求医疗的帮助时，**我们乃是藉着这些行动承认：神的旨意是要叫我们寻得健康。**假如我们认为神要我们继续生病的话，就不会寻求以医疗的方法去得医治了！所以当我们祷告时，这样的第一个假设是对的（除非我们有特别的原因而有其他的看法）——即认为神乐意医治我们所祷告的人。这是我们在圣经上所看到的，是神启示出来的旨意。³³

布肯（Ken Blue）在此有一个对我们很有帮助的观察。他说，假如我们想要明白神对身体得医治的态度，就应当看看耶稣的一生和祂的事工。布肯说：“假如耶稣真的启示出神的性格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停止臆测及辩论神在生病及得医治上的旨意如何。耶稣医治人，因为祂爱他们；就这么简单，祂怜悯他们，祂站在他们那一边，想要解决他们的难处。”³⁴ 这是一个有力的论点，尤其是当我们也了解另一点的时候：耶稣来是要在我们中间开始展现神的国，让我们知道神的国究竟像什么样子。

那么，我们该如何祷告呢？我们向神求医治当然是对的；在我们急需之时，应当来到祂面前，单纯地求祂赐下身体的医治。雅各警告我们，不信的心会导致不祷告，也就得不着从神来的回应：“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雅4:2）然而当我们祷告求医治时，我们应当铭记，一定要求神在这个情况下得到荣耀，不论祂是否选择要医治我们。而且我们祷告时，我们的心也应当像耶稣那样对祂所医治的人有怜恤的心肠。我们若这样祷告，神有时候——也许是常常——会答应我们的祈求。

在这一个点上，有人可能会从教牧的观点来反对，因为当人受到鼓励去相信有医病的神迹，却又没有发生时，反而会造成伤害——对教会失望、对神生气。是的，那些今日为人求医治的人，需要听听这个反对意见，他们在对病人说话时要有智慧。

然而我们也需要明了，在祷告求医治上的错误还不只一种：**(1) 完全不为医病祷**

³³有关神隐藏的旨意和神启示的旨意之讨论，见本书第十三章D.1.2节。当然，我们知道神隐藏的旨意——其细节是我们无从知道的——并非是所有的人都得到医治，就如同神隐藏的旨意，并非是所有的人都得救一样。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都应当祷告我们在圣经上所看见的神启示的旨意：即神要拯救罪人，及神要医治那些生病的人。

³⁴Ken Blue, *Authority to Heal*, pp. 72, 78.

告，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因为这样是不顺服雅各书5章。(2) 告诉病人**神在今日鲜少医治病人**，所以不要期望会发生什么事；这也是一种正确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没有给人一种导向信心的气氛，而且又与我们在新约圣经里所看到的耶稣和初代教会的服事不合。(3) 告诉病人，只要有足够的信心，**神在今日总是医治人**；这也是一种残忍的说词，不为圣经所支持（详见本章D.6节）。

采用上述(2)与(3)之间的说法，似乎能有智慧地解决教牧上的困难：我们可以告诉病人，神今日仍经常医治人（如果我们相信这是真实的话），所以人要得医治仍是十分可能的。³⁵然而我们目前是生活在“神国‘已经’降临，但‘尚未’臻于圆满”的世代，所以，虽然基督徒在今生会经验到病得医治（也会经验到许多其他祷告得到答应），但是他们也会经验到疾病的持续和至终的死亡。在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中，乃是神主权的智慧决定了结果，而我们的角色只是求告祂，并等候祂的回应——不论是“答应”、“不答应”或“继续祷告等候”。

那些有“医病的恩赐”的人（林前12:9, 28, “医病”和“恩赐”两名词都是复数），和别人比起来，他们求医治的祷告能得着更多与更彻底的答应。当有人在这方面的恩赐变得明显起来时，教会就要有智慧地鼓励他们服事，给他们更多的机会为生病的人祷告。我们也要明白，医病的恩赐不只包含了身体的医治，也包含了情绪的医治，有时它还包含了释放人脱离鬼魔攻击的能力，因为这在圣经里有时也称为“医治”（见路6:18；徒10:38）。也许这就是保罗使用复数的“**医病的恩赐**”时所要指出的：有医病恩赐的人能在不同的场合，为着不同的需要，有效地为人祷告。

D.6 神若不医治呢？

然而，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是所有求医治的祷告在今世都会得到答应。有时神并不赐下相信医治会发生的特殊“信心”（雅5:15），有时神也会选择不医治，因为祂主权的旨意就是如此。在这情况下，我们必须铭记在心，罗马书8:28仍是真实的：虽然我们经历了“现在的苦楚”，虽然“我们……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罗8:18, 23），不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罗8:28）这里所说会互相效力的万事，也包括

³⁵有时候神可能会赐下主观有力的信心确据，就像雅各所说的“出于信心的祈祷”（雅5:15）的确信，或像希伯来书11:1所称的“所望之事的实底”的信心，或像马可福音11:24所称的“信是〔**已往**〕得着的，就**必**得着”的相信。在那些情况中，祷告的人可能会觉得有把握说，某人有可能、或是非常可能得到医治。但是笔者并不认为神在这个世代给任何人保证说，祂应许或“担保”医治，因为在祂写下的话语中并没有这样的担保。因此，我们对祂旨意的主观感受，在今生总是会有某种的不确定性，甚至会有些错误发生。

了在我们环境中的苦难和疾病。

不管保罗“肉身上的刺”究竟是什么（相信圣经的释经学家努力了几世纪，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保罗明白神许可刺留在他身上的原因，是“免得我过于自高”（林后12:7）；亦即是要保守保罗在主面前的谦卑。³⁶ 所以，主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12:9）从初代教会的记载来看，即使有使徒们在场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医治：保罗说到“外体虽然毁坏”（林后4:16），显示有时候疾病是得不到医治的。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的叙述里指出，当以巴弗提前来探望保罗时，他是有病在身、“几乎要死”，但神没有立刻就医治他；不过最终神还是答应了他的祷告，医治他了（腓2:27）。保罗知道提摩太“胃口不清，屡次患病”，所以建议他喝一点酒（提前5:23）。保罗又说：“特罗非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提后4:20）彼得（彼前1:6-7; 4:19）和雅各（雅1:2-4）也都对那些落在各样苦难试炼中的人说安慰的话：³⁷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1:2-4）

当我们向神求医治，但祂选择不医治之时，我们仍应该“凡事谢恩”（帖前5:18），因为我们知道神能够使用疾病来吸引我们更靠近祂，并使我们更多顺服祂的旨意。所以诗人能够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诗119:71）又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诗119:67）

³⁶在笔者自己研读了哥林多后书12:7以后，认为在这一点上的结论是：这里的经文资料不足以决定保罗身上的刺究竟为何。有三个主要的可能性，各都有其支持的原因，这三个可能性为：(1) 某种身体的病痛；(2) 侵扰他的鬼魔；或(3) 逼迫他的犹太人。虽然我们不能确定知道那刺究竟是什么，但这对我们也有好处：当主以祂主的智慧决定不将某种情况从我们身上挪开时，我们就能把这经文应用在自己的生命中。

³⁷有人尝试把疾病和其他种类的苦难区分开来，并说圣经经文中所说的基督徒会遭受的苦难，是那种和身体疾病不同的**另类**苦难，例如逼迫等。

对笔者而言，这种论点似乎不可信，有两个原因：第一，雅各和彼得在经文中所谈到的“**百般**试炼”（雅1:2；又见彼前1:6），其用意似乎是讲我们在今生所会经验到的一切种类的试炼，包括了身体的疾病和磨难。难道雅各和彼得不想生病的基督徒也将那些经文应用到他们自身的情况吗？这是太不可能了（这两封公教书信是写给数以千计之基督徒的）。

其次，我们都知道，除非主回来了，否则我们的身体会逐渐地老化和退化，最终便要死亡。保罗说，我们的“外体……毁坏”（林后4:16），在老化的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包含不同种类的身体病痛。

所以，最好的结论似乎是：神许可我们今生不时经历到的苦难，有时可能包括了身体的疾病，那是神在祂主权的智慧中决定不医治的。事实上，可能有许多情况是，人因着不同的原因，当时不觉得应该要以信心求神医治。可是即使在这些状况下，我们仍满怀信心地接受神的话是真实的，相信这种状况进入我们的生命中，是要叫我们“得益处”（罗8:28），因此神便会从其中给我们带来益处。

因此，神能够藉着病痛和苦难，使我们更加地圣洁——正如祂能够藉着神迹性的医治，带来圣洁和信心的成长。但从耶稣的服事和使徒行传里门徒们的服事来看，新约圣经似乎大都鼓励我们，要殷勤迫切地寻求神的医治，并且继续地信靠祂，不论神是否赐下身体的医治，我们都能从这样的光景中得着益处。因此重点乃是：神应当在每件事上得着荣耀，而我们应当增加在祂里面的喜乐与对祂的信靠。

E. 说方言与翻方言

在一开始时，我们应当说明，翻译为“方言”的希腊字 *glōssa*（英文是 *tongue*），其意思不只是人口中的“舌头”，也是“语言”。在新约经文中说到的说方言，显然有“语言”的意思。但是很可惜地，英文译者持续地用“以舌头说话”（*speaking in tongues*）的词语来翻译，而这是在日常英文中不为人所用的表达方式，所以让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也让说方言成了对人生活完全陌生的东西了。可是如果英文翻译使用“说各种语言”（*speaking in languages*）来表达的话，似乎就不那么怪异，并且给读者的感觉，十分近乎第一世纪希腊语读者在听到（使徒行传或哥林多前书中）这个词语时的感觉。³⁸ 然而，由于英文里的“以舌头说话”之用法已经约定俗成了，所以本书之英文版仍这样使用。

III.1 救赎史中的方言

说方言是新约时代特有的现象。在亚当和夏娃堕入罪中之前，是无需说别的语言的，因为他们说相同的语言，合一地事奉神，并与神有美好的交通。在堕落之后，人仍说相同的语言，但却至终联合起来反对神：“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6:5）人用统一的语言来背叛神，这在造巴别塔的时候达到了巅峰，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创11:1）。为了要制止人这样的联合背叛祂，神就在巴别“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创11:9）

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归向祂时（创12:1），祂应许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创12:2）；而由这个呼召所产生的以色列国只使用一种语言来事奉神。然而这个语言不为世上其余的国家所使用，列国还未接触到神的救赎计划。所以，那时的光景改善了几分——**在世上所有的语言中，已有一种语言是用来事奉神的**，因为在创世记11章所说的巴别塔之时，还没有一种语言是用来称颂神的。

³⁸NIV在使徒行传2:4, 11; 10:46; 19:6及哥林多前书12-14章的原文译注中，都提到此字亦可译作“各种语言”或“别的语言”。这是较好的译法，我们在上面已经提过其理由了。

现在我们且越过新约教会时代，来看看未来永世之时的情况：我们看见再度恢复了语言的统一，而且此时每一个人都会再度说**同样的语言来事奉神**和赞美祂（启7:9-12；另参番3:9；林前13:8；另参赛19:18）。

在新约圣经中的教会，预尝了几分未来天上才有的语言统一，但是这现象只有某些时候出现，而且只是部分的实现。在五旬节那天，福音开始传向万国，门徒们聚集在耶路撒冷，“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徒2:4）。³⁹这带来的结果是，从各国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侨民，都听到了用他们乡音所讲说的“神的大作为”（徒2:11）。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记号，象征福音信息将要传向世上万国的事实。⁴⁰若是在旧约时代里，这样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就不合适，因为那时的福音信息是邀请人从万国来加入犹太人之中，先成为犹太人而后敬拜神。可是在这里，福音的信息将要以各国的语言传向各邦，并在各地邀请人归向基督而得救。⁴¹

不只如此，若在教会崇拜时，有说方言的并且也有翻方言的，就进一步地指明了一个应许：起源于巴别塔的语言分歧，有一天将被克服。假如这个恩赐在一个教会中运作，不论是用哪一种语言来祷告或赞美，只要有翻译，每一个人就都能懂得。当然，这种两步程序是“不完全的”，就像这世代所有的恩赐一样（林前13:9），可是它仍改进了从巴别塔到五旬节的情况；那时人无法明白一个他们所不懂之语言所说的信息。

最后，私下用方言祷告是向神祷告的另一种形式。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林前14:14）就救赎史的整体背景来看，堕落将人与神的交通切断了，说方言则可以被视为解决堕落之后果的另一个局部方法。当然，并不是只有在人说方言时，人的灵才能够与神交通——因为保罗肯定地说过，他不但用方言、也用他自己悟性的语言来祷告和赞美（林前14:15）。不过，保罗确实认为，在祷告和敬拜中用方言祷告，是另一种直接与神交通的方法。我们再一次地说，就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在新约时代以前，说方言之恩赐的这一层面还未开始运作。

3.2 何谓说方言？

我们可以将这恩赐定义如下：**说方言乃是用说的人所不明白的语音来祷告或赞美。**

³⁹这一节经文显示，这个神迹在于说、而不在于听：门徒们“说起别国的话来”。

⁴⁰五旬节那天的说方言，其特别性在于伴随着它“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徒2:3）。因为“火”在圣经里通常是象征神洁净的审判，因此，“火”在这里的出现，可能是象征着神在洁净语言以用来事奉神的事实。

⁴¹虽然实际上最初听到这个信息的人只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徒2:5），而非外邦人，但是用许多语言来传扬福音的象征，的确指出将福音传向世界的行动不久就要开始了。

§.2.1 是对神说的祷告或赞美

这个定义指出，说方言主要是对着神而说的言语（即祷告或赞美）。所以，它和说预言的恩赐不同；预言常常是由来自神的信息所组成，是对着教会中的人说的。保罗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林前14:2）假如在教会聚会中没有翻方言的人在场的話，保罗说，有说方言恩赐的人“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林前14:28）

这种对着神而说的言语是哪一种言语呢？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林前14:14；另参林前14:14-17——保罗在此将说方言、祷告与歌唱归为同一类；另参林前14:28）所以，说方言显然是对着神的祷告或赞美，它是从说的人里面的“灵”出来的。这与使徒行传2章里的记述没有不一致，因为群众说：“〔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徒2:11）此一描述确实可指门徒们都在敬拜中荣耀神，并传扬祂大能的作为；而群众则开始在聆听以不同语言宣扬出的福音。事实上，在使徒行传2:14以前都没有指出门徒们是在对群众说话，直到彼得站立直接对群众说话之时，他可能是用希腊话讲的。⁴²

§.2.2 说的人并不明白

保罗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林前14:2）与此类似地，保罗又说，假如说方言而无翻译的话，就无法让人了解其意义：“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化外之人，我也以他为化外之人。”（林前14:11）而且，哥林多前书14:13-19整段有一个假设：在会众中的方言若没有伴随翻译的话，听的人就不会明白：

“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

⁴²在使徒行传10:46里，哥尼流家里的人开始“说方言，称赞神为大。”这里再次表示，他们说的内容包含了赞美神，或是与赞美非常相近的话；不过我们无法只从经文的文法上来判定。

笔者不想排除另一个可能性，那就是方言也可能是对群众说，而不是对神说，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2那里说的话，也可能只是一般性的说法，而不是指每一个说方言的例子。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一节经文的主要重点，乃是说到只有神能了解没有被翻译出来的方言，而不是说到方言只能对神说。事实上，使徒行传2章中所发生的，可能就是在对人说方言；不过，哥林多前书14章的证据显示，方言是直接对着神说的，这不但是一般说方言的情况，而且这样的看法似乎也是比较保险的。

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林前14:13-19）

在五旬节那天，方言是用听见的人所明白的语言说的：“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徒2:6）但我们再一次看到，说话的人所用的语言却是他们自己所不明白的，因为这事使众人惊讶之处，乃是加利利人正说出所有这些不同的语言（徒2:7）。因此，有的时候似乎方言可能是人类真正的语言，甚至有时是一些听的人所能明白的语言。然而其他的时候，方言所用的语言是没有人能懂的（林前14:2）——保罗假设这种情况才是常例。

有人曾反对说，说方言必须总是用人类已知的语言，因为那是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然而事实上，用人类已知的语言来说方言，在圣经上只发生过一次，可见说方言并不见得总是要用已知的语言，尤其另一段经文（林前14章）的描述正与此相反：保罗没有说哥林多教会的外来访客能了解说方言的人在说什么，他乃是说，当有人说方言时，没有人会懂得，而外人也不知道说方言的人在说什么（林前14:2, 16）。⁴³事实上，保罗明白地说，与五旬节现象恰恰相反之事会在教会生活中成为普通之事：假如“都说方言”，而“不信的人进来”却完全听不懂，“岂不说你们癫狂了么？”（林前14:23）不只如此，我们必须明白，哥林多前书14章是保罗根据他在许多不同教会所得之广泛说方言经验而有的一般性指导，而使徒行传2章只是描述救赎史中一个意义非凡的转换点的一次独特事件（使徒行传2章是历史叙述，而哥林多前书14章是教义性的指导）。所以，适当的作法乃是，将哥林多前书14章视为最贴切描述新约教会之一般经验的经文，并以该章保罗的指示作为神要教会管理此恩赐之使用的标准。⁴⁴

那么，方言究竟是不是人类已知的语言？答案是：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这项恩赐可能会使人用一种他自己没学过的人类语言说话，不过，一般来说，这项恩赐似乎是使人说出一种没有人能明白的话，不管它是不是一种人类的语言。⁴⁵

⁴³Robertson与Plummer说到，哥林多前书14:18——“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是“方言并非外国语的强烈证据”（A. Robertson and A. Plummer,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First Epistle of St. Paul to the Corinthians*, ICC [Edinburgh: T. & T. Clark, 1914], p. 314). 如果方言是外国人能够明白的已知外国语，如五旬节那天一样的话，为何保罗会在无人可以明白的私下场合，而非外国访客可以明白的教会里，说出比所有哥林多教会之基督徒还要多的方言呢？

⁴⁴请注意，在五旬节那天的说方言还有另一个特点，是以后任何说方言的情况中所没有的：有火焰的舌头落在那些说方言的人头上（徒2:3）——但这不是以后所有说方言之人、甚至也不是在使徒行传里说方言之人的经验模式。

⁴⁵保罗确实说过：“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林前13:1），这表示他认为方言的范围可能超过

§.2.3 用灵祷告，而非用悟性祷告

保罗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林前14:14-15）

保罗在这里不是要说圣灵会透过我们祷告。在第14节里“我的灵”和“我的悟性”之间的对比，指出保罗所说的“我的灵”乃是指他自己的人性之灵，亦即他这个实存之人的非物质部分。当他使用说方言的恩赐时，乃是他的灵在对神直接说话，而他的心思不需要思考词语和句子，也不需要决定祷告什么。⁴⁶ 保罗视这种祷告为一种发生在属灵领域的活动，我们的灵在其中直接对神说话，但却绕过了我们的心思，因此我们自己就不明白在祷告些什么。

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神会赐给教会这样一种恩赐，是在人看不见的、属灵的领域里运作的，连我们的心思也不得明白。原因之一可能是要我们谦卑，帮助我们不要有智性的骄傲。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提醒我们，神比我们的悟性理解还大，祂工作的道路也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终究说来，在看不见的、属灵的领域里的工作，是神在新约世代工作之特征：重生、真实的祷告、“以心灵、按真理”敬拜、透过主的晚餐而来的属灵祝福、属灵争战、积财宝在天、思念基督所在的天上之事——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基督徒生活的层面，都牵涉到发生在人看不见的、属灵的领域里的活动；

人类的语言。究竟他认为这仅是一个假设的可能性，还是真的有人能说天使的话语，我们很难断定，但是我们确实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有人反对这个看法，因为翻译为“方言”的希腊字 *glōssa*，在非新约圣经的文献中都是指人类已知的语言，因此认为它在新约圣经中肯定也是这个意思。然而这个反对论点并没有说服力，因为在希腊文中没有另一个字比这个字更能恰当地说明这个现象——即使是用非人类的语言或任何尚未完全发展的语言来对神说话，只要是能藉着语言来传达某些内容或讯息就可以了。

笔者并不是要强调，使徒行传2章中说方言的现象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中所讨论的有所不同，而只是要说，两处经文都指出，说方言的人是用他自己不懂、但神却懂的语言来对神说话。在使徒行传2章那里，恰巧他们说的是人类已知的语言，只是他们自己没有学过；而在哥林多前书14章那里，保罗所指的方言可能不属于人类已知的语言，或是天使的话语，或是某种圣灵个别赐给说方言之人的特别语言。这样的说法应是足够包括各种广泛的说方言之现象了。

⁴⁶在犹大书20里说的“在圣灵里祷告”与上述的不同，因为“在圣灵里祷告”特别指出的是“圣灵”。犹大的意思只是说，基督徒应当效法圣灵的品格并跟随圣灵的引导去祷告；这样的祷告当然可以包括用方言祷告，但是也可以包括任何其他用听得懂的语言去表达的祷告。与此类似地，“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弗6:18）这一句叙述，涵盖了任何时候所作的所有的祷告；它指出祷告要效法圣灵的品格，对圣灵的引导要敏锐，因此不应当将这句话局限于说方言的祷告而已。这两处经文都可以包括说方言，但是也应当包括所有其他形态的祷告（有关“在圣灵里”的活动，见本书第三十章E节。

它们都是我们看不见、也不完全明白的活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将说方言只视为是另一项发生在人看不见的、属灵的领域里的活动；我们相信这项活动有其效用，乃是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而非因为我们能够用心思领会明白（另参林前14:5）。

2.4 并非癫狂，而是自制

英国的NEB圣经将“说方言”译为“癫狂的言语”（ecstatic speech），这翻译更深刻地支持了一种想法，那就是说方言的人失去了对环境的知觉，或失去了自制的力量，或被迫违背其意志而说话。不只如此，有一些五旬节运动里的极端分子，在崇拜聚会中容许癫狂和脱序的行为；因此使得有些人的心中，永远地认为说方言是在说一种癫狂的言语。

可是这并不是新约圣经显示出的图画。即使是在五旬节那天，圣灵以沛然之能力降临时，门徒们还是能够停下方言，让彼得对聚集的群众讲道。保罗更清楚地说明：

“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林前14:27-28）

保罗在此要求那些说方言的人要轮流说，而且他将说的人数限制到三位，这就指明那些说方言的人很清楚他们周围的事，也能够控制他们自己，只在轮到他们说、而别人不说的時候才说。假如没有人翻译，他们也能很容易地就安静下来，不说方言了。所有这些因素都指出，说方言是一种高度的自制，而且保罗所认为的方言并不是某种癫狂的语言。

2.5 不翻出来的方言

假如在教会的聚会中，没有已经知道拥有翻方言之恩赐的人在场，照着我们刚刚所引用的经文，说方言的人就应只在私下说。没有翻译的方言，就不应当在教会的聚会中说。⁴⁷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15说到用方言祷告及用方言歌唱：“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节经文进一步地肯定了我们前述的说方言的定义，即方言主要是在祷告和赞美时直接对着神说的话；并且也肯定了用方

⁴⁷有个很乱的情况是，今日在有些容许说方言的教会里，那些没有公开给予方言信息的人（也许是因为在聚会时没有合适的时间，或因为他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翻译），仍然不“静默”，还在继续说方言，以至于他旁边的四、五个人依旧可以听见他在用方言说话。这样的作法是不顺服保罗的指示，也没有以爱心来对待教会中其他的人。保罗说，假使一个人说方言并不是公开给予信息的话，就“当在会中闭口”（许多今日说方言的人却辩说，他们可以轻易地用几乎听不见的微声说方言，这样别人就听不见，他们也就没有违背保罗的指示了）。

言歌唱——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的正确性，不过用在说方言上的规则也同样地要用在方言歌唱之上：假如没有翻译的人，就只能私下用方言歌唱。⁴⁸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20-25说，如果信徒在教会里说方言而无翻译，他们的行为和心思就好像“小孩子”一样（林前14:20）。他首先从以赛亚书28:11-12引用一段审判的预言：“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林前14:21）在以赛亚书28章的上下文里，神警告以色列中悖逆的百姓，他们接下去从祂所听到的话将会是他们听不懂的外国语——亚述军队要临到他们，充任神审判的代理人。保罗在此要将这一点作为一般性的原则——当神用百姓所不明白的话语对他们说话时，那将明显是神审判的记号。

保罗正确地将这个原则应用在教会聚会中有方言但没有人翻译的场合。他说这种方言对不信的人是一项记号（亦即审判的记号）：

“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作记号（和合本译作‘作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说预言（和合本译作‘作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作记号（和合本译作‘作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么？”（林前14:22-23）

保罗在此使用“记号”一词，其意思是“**表明神之态度的记号**”（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为外人所了解的方言肯定是一个**负面**的记号——即审判的记号。所以保罗警告哥林多教会的人不要给走进教会的外人这样的记号。他告诉他们，假如有一位外人走进教会，只听见那听不懂的言语，他一定不会得救，而且他会下结论说，哥林多教会的人是癫狂了；那么对他而言，这个未被翻译的方言就扮演了神审判的记号了。

相比之下，保罗认为说预言也是神之态度的记号，然而它乃是神之祝福的一个**正面**的记号。这就是为何他说到说预言是“**为信的人**”作记号（林前14:22）；也是为何他结束这一段讲论时说：“若都说预言（和合本译作‘作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

⁴⁸然而，今日有许多教会实行所谓的“用灵歌唱”，即许多人或所有会众同时用方言歌唱，各人按某个音乐主调来即兴作曲唱。虽然许多人见证说，这样的用灵歌唱有一种美丽与属灵的能力，但我们必须再一次地反对这种作法，因为它直接地违反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27-28的指示：那些说方言的人要轮流着说，而且在一次的崇拜聚会里，最多只能有三位说，并且随后要有人翻译。虽然这样的作法对那些熟悉这么作的人可能听来很美；虽然神有时也可能有恩惠地使用它成为赢得未信者的方法，可是保罗说得很清楚，最可期待的结果通常是未信者会说：“你们癫狂了。”（林前14:23）取代这个作法的另一作法，能与圣经一致，也能关爱外人，那就是也让每一个人那样唱歌，只是不用方言，而用听得懂的语言（任何一种教会会众都懂得的语言）。

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林前14:24-25）。当经文所说的这种情况发生时，信徒就真正地了解到神活泼地在他们中间并带下祝福，而预言就能经常地发挥功能，**为信的人作记号**，说明神对他们的正面态度。⁴⁹

虽然保罗一再地警告人说，**在教会中没有翻译时就不要使用方言**，但他却是很肯定而正面地看待这项恩赐，他也鼓励人在私下使用它。他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说预言（和合本译作‘作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林前14:4）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基督徒应当决定不要使用这项恩赐，或认为若在私下使用它就没有价值。保罗乃是说：“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林前14:15）他又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林前14:18）“**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说预言（和合本译作‘作先知讲道’）。**”（林前14:5）“你们要切慕说预言（和合本译作‘作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林前14:39）如果我们先前对说方言的理解是对的话——说方言是向神祷告或赞美，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期望说方言会带来对个人的造就，即使说方言之人的心思不明白他所说的内容，但他自己的心灵乃是在与神直接沟通。正如当我们祷告和敬拜时会得到造就，这种方言式的祷告与敬拜，按保罗的说法，也会造就我们。

3.2.6 翻出来的方言能造就教会

保罗说：“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造就**，那说预言（和合本译作‘作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林前14:5）一旦方言的信息被翻出来，所有的人就都能懂得了；这样一来，保罗说，方言的信息就如同预言的信息一样地对教会有价值。我们应当注意，他并不是说两者有相同的功能，因为别处经文指出，预言是神对人的沟通，而方言则通常是人对神的沟通；但它们在造就教会上，有同等的价值。我们可以将**翻方言的恩赐**定义为：**向教会说出方言中所说之事的一般意义。**

3.2.7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说方言

正如同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使徒、先知或教师，或都具有医病的恩赐，所以，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说方言。保罗清楚地表示过这件事，那是当保罗问了一系列的问题时，他的意思隐含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不”，其中也包括了这个问题：“岂都是说方言的么？”（林前12:30）⁵⁰ 有些人反驳说，保罗在此只是指并非所有的人都

⁴⁹有关进一步的讨论，见Wayne Grudem, “1 Corinthians 14:20-25: Prophecy and Tongues as Signs of God’s Attitude,” *WTJ* 41:2 (Spring 1979), pp. 381-96.

⁵⁰在这个问句之前的希腊文前置字是*mē*，表示预料着读者的回答是“不”。NASB的英译颇能抓住这一个意思：

公开地说方言，他可能也认可所有的人都能私下地说方言。可是这样的细分似乎不在上下文所指的范围之内，因此并不足以采信。保罗说的“岂都是说方言的么？”并没有指明是公开地或在教会中，他的意思只是说并非所有的人都会说方言。他的下一个问题是：“岂都是翻方言的么？”（林前12:30）而前两个问题则是：“岂都是行异能的么？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么？”（林前12:29-30）难道我们也会把这些恩赐的使用说成是有公开的和私下的之分吗？亦即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公开地翻方言，但是所有的人都能私下地去做；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公开地行异能，但是所有的人都能私下地去做。从上下文来看，似乎不能保证可以将这样的区分应用在同段经文的其他恩赐上。

实际上，想要每一个基督徒都能说方言的愿望（即使保罗已经说过不是所有的人都说方言），大多数可能都是受了关于圣灵的洗之教义——认为说方言是信主归正后的一种经历，⁵¹是领受圣灵的洗的最初“记号”⁵²——影响而产生的动机。但这种教义会带来很严重的问题（见本书第三十九章）。我们最好就根据哥林多前书12:30的意思来理解：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说方言。说方言的恩赐——正如每一种其他的恩赐——不是赐给每一个寻求它的人，而是“这位圣灵……随己意分给各人的”（林前12:11）。

然而圣经也没有说，只有少数人才会领受到说方言的恩赐。因为保罗视它为在祷告和在敬拜中能造就人的有用恩赐（即使不在教会的层面，也在个人层面），所以如果圣灵真的十分广泛地赐予这项恩赐，也不会叫人惊讶。事实上，许多基督徒都领受到了这项恩赐。⁵³

3.2.8 是否有鬼魔假冒的危险？

有的时候基督徒害怕说方言，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所说的（自己所不能了解的），可能是亵渎神的话，或是被鬼魔所激动、而非被圣灵所感动的话。

首先，笔者要说，这不是保罗所担心的事，即使是在哥林多城——有许多人曾

“他们不都说方言吧？”

⁵¹有关圣灵的洗之讨论，见本书第三十九章。

⁵²举例来说，这仍是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正式的教义立场。

⁵³马可福音16:17有时候被人用来宣告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能说方言：“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但是关于这一节经文，我们要注意到：(1) 马可福音16:9-20可能原来并不在马可福音里，因为许多早期、非常可靠的抄本中都没有。因此这节经文的地位可疑，我们若将教义建造在此根基上，是很危险的（见本书第十七章D.2节）。(2) 就算这段文字不属于圣经，它也仍然见证了最早期的教会传统。但即使如此，它也并没有肯定所有的信徒都会说方言，因为紧接的下一句话是说：“手能拿蛇”（可16:18），没有一位有责任感的解经者会说，这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都是真实的。(3) 在这段经文里并没有说到，说方言和圣灵的洗之间有什么关连。

经是从异教神殿崇拜里出来的，这地方“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林前10:20）——保罗仍是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林前14:5）他没有警告说他们应当小心鬼魔的假冒，或甚至说当他们使用这项恩赐时，就可能有假冒的事。

保罗在此鼓励人说方言，其背后的神学原因，是圣灵在信徒心中大能运行的事实。保罗说：“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林前12:3）保罗在此叫哥林多教会的人安心，假如他们是靠着在他们里面运行之圣灵的能力而说方言的话，他们就不会说“耶稣是可咒诅”！⁵⁴ 在保罗讨论属灵恩赐的一开始，他就说了前面所引的这节经文（林前12:3）作为保证，有意叫哥林多教会的人安心，恐怕他们可能会怀疑一些从哥林多庙宇鬼魔敬拜背景出来的基督徒。这种鬼魔的影响力可能仍会影响到他们的使用恩赐吗？保罗在此立定了基本原则：那些真正承认相信“耶稣是主”的人，是靠着运行在他们里面的圣灵而有所为；而且靠着圣灵的能力说话的人，没有一个会说亵渎耶稣或咒诅耶稣的话。⁵⁵ 因此，保罗不担心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他只是单纯地鼓励信徒用方言祷告，并且说，假如他们这么做，就能造就自己。⁵⁶

⁵⁴在这一点上，有人可能会反对说，说方言并不是靠圣灵能力而有的言语，而是从说方言者自己的灵出来的言语。但是保罗清楚地认为，所有这些属灵的恩赐通常都是**靠圣灵的能力**，即使是那些和人的个性完全有关的属灵恩赐亦然。不论属灵恩赐是教导、帮助人、治理事，或说方言，都要靠圣灵的能力。在这些恩赐里，虽然主动从事每一项活动的媒介是基督徒，是他们拥有特定恩赐并使用它，但是要使恩赐发挥功能，就都需要靠圣灵的能力，包括说方言的恩赐。

⁵⁵和这一点有关的另一个保证，乃是约翰写给其读者的话。当他提到鬼魔的灵已经进入这世界时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一4:4）

⁵⁶有些流行的书记载了一些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事，它们说到有的基督徒在说了一阵子方言之后，才发现他们里面有鬼魔的力量在使他们说方言，不过后来那鬼魔就被赶走了（如见C. Fred Dickason, *Demon Possession and the Christian* [Westchester, Ill.: Crossway, 1987], pp. 126-27; 188-91; 193-97）。这种例子再一次显示，经验要臣服在圣经之下，并要受到圣经的测验；圣经的教训不应当服在经验之下。我们必须要小心，不要让这种报导促使我们采取不同于圣经在这事上之教训的立场。明确地说，如果哥林多前书12-14章视方言为一项从圣灵而来的好恩赐，对个人的造就和对教会的益处，都是有价值的，而且保罗又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林前14:5），那么，那些诠释者对于现代的经验所说的，实际上是在说：“我愿意你们都害怕方言”，因此就和**新约圣经所强调的教训背道而驰了**（请注意Dickason所引用Kurt Koch的话：“为我们自己寻求这项恩赐，可能是十分危险的经验。”[p.127]然而这不是保罗在新约圣经里的看法。）

Dickason对于今日说方言之事，持“灵恩止息派”的观点（见该书189页所述：“我告诉她说，我怀疑今天还有从神而来的任何真正的、符合新约意义的方言。”）所以从他的看法而论，虽然他没有叫圣经臣服于经验之下，但他却将这些经验当作他对圣经之了解的确证（见本书第五十二章B节有关“灵恩止息派”的讨论）。

鬼魔在**不信者的生活中**，是有可能假冒每一项恩赐（见太7:22；有关假神迹的问题，见本书第十七章E节）。所以，在异教里有些“说方言”的事实，不应当叫我们惊讶，或使我们认为所有的说方言都是假的。可是在**信徒的生活中**，尤其是当他们在生活中有正面的果子，而且从他们的恩赐中也带出正面的果子时，那么这些

图2.9 罗马书8:26-27与说方言有关吗？

保罗在罗马书8:26-27里这样写道：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保罗在这里没有明显地提到说方言，这叙述只是论及所有基督徒生活的一般性叙述，所以说保罗在此是指说方言，似乎是不对的。他在此是指发生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祷告生活里、较一般性的经验。

但他说的究竟是什么呢？有人曾认为他是指一种完全不为我们所感知的代祷活动，圣灵在其中藉着向父神叹息和呻吟来为我们代祷。这样的看法认为，圣灵这种代求工作是持续地在进行着，可是我们无从得知（除了圣经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事）。在这种看法里，这段经文和罗马书8:34与希伯来书7:25提及的基督的代祷工作，是类似的。

然而这样地解释这段经文，看起来并不令人满意，有以下几个原因：(1) 要保罗说圣灵——那位无限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知的神——的代祷工作是以“无言的叹息”（罗8:26里 *stenagmois alalētois* 的直译，和合本译作“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执行的，似乎不太可能；尤其是我们又了解到，“叹息”这个词乃是指因疲乏而有的深叹，适合于指堕落世界里的、困倦担重担的受造之物。⁵⁷ (2) 在更广的上下文里，叹息

恩赐就不是假冒的，而是真正从神而来的（林前12:3；约一4:4；太7:16-20）。我们必须记住：撒但和鬼魔不做善事，而是做恶事；不带来祝福，而带来毁灭（又见耶稣在路加福音11:11-13的应许）。

Neil T. Anderson在 *The Bondage Breaker* (Eugene, Oreg.: Harvest House, 1990) 一书中提及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显然是基督徒的人，有假冒的方言恩赐。可是Anderson说这个“恩赐”是“藉着假教师”授予这个人的（p. 159），而且这个“恩赐”明显地为他的生活带来毁灭性的结果。这些证据（而不是只把鬼魔所说的话当作证据），都清楚地指明那个所谓的“恩赐”之本质是假冒的。Anderson和Dickason不同，他肯定地表示他不反对方言（p. 160）。

Dickason所说的故事（基督徒觉得有鬼魔的力量在使他说方言），还有另一种解释：那些说他们是“方言之灵”的鬼魔——就是在一些灵恩派者接手在那位基督徒头上时而进入他里面的鬼魔——是在说谎。撒但“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约8:44），他乐于叫基督徒害怕圣灵所赐的更多恩赐。

⁵⁷ “叹息”（*stenagmos*）在新约圣经的别处只有在使徒行传7:34被用到：说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时处在压迫下的“悲叹的声音”。但是其相关的动词 *stenazō* 则被使用了数次，都是说到有限的受造之物，在这个堕落的受造世界之重担下的叹息。就在罗马书8:26-27紧接的上文处，*stenazō* 被用来说到我们的叹息，因为我们所蒙的救赎尚不完全（罗8:23）；另一相关的复合字 *sustenazo* 则被用在罗马书8:22，是论到受造之物本身的“叹息”。*stenazō* 这个动词也被用来说到有限的受造之物，在这受造世界之重担下的叹息，例如马可福音7:34（耶稣其人望天叹息）、哥林多后书5:2, 4（信徒叹息身体的会朽坏、属地性）、希伯来书13:17（教会领袖在领导教会的重担下，可能会禁不住“忧愁”），和雅各书5:9（警告基督徒不要彼此“埋怨”或“叹息”）。虽然这个动词曾一度用在耶稣身上，是当祂还存在于人性的限制之下时，但它似乎不是一个适合用来说明圣灵活动的词汇，因为圣灵没有带着人性，不会经历到类似的软弱。

似乎是因为生活在现今这个邪恶世代之重担下而有的，尤其是与我们在今世所受的苦难有关连的（见罗8:17, 18, 23）。(3) 在罗马书8:26里的动词“帮助”（“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不是指圣灵在我们以外、代表我们做事，而是指圣灵与我们同工做事。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动词（*sunantilambanomai*）也被用在路加福音10:40，在那里马大要耶稣叫马利亚“来帮助我”——她肯定不是要马利亚来取代她预备饭食，而是要她来参与同做。⁵⁸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8:26不是说圣灵所做的事完全没有我们的参与，而是说圣灵所做的是与我们所做的活动同工。

这些原因合起来就指出，保罗在罗马书8:26不是说到圣灵在我们之外、不为我们所知的一种工作，而是说到我们在祷告中所发出的含糊不清之叹息与呻吟，被圣灵变为有效的代祷而带到神的宝座前。我们可以改写此节经文为：“圣灵藉着为我们代祷——听取我们无言的叹息，并将它们变为有效的祷告——来帮助我们祷告。”⁵⁹

这样的祷告与说方言有什么关系呢？二者有些相似之处：**我们的祷告**是有效的祷告，虽然我们不完全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二者也有些相异之处：我们在祷告时所发出的叹息或呻吟，通常与心思中十分清楚的状况或难处很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祷告的事情是什么。然而根据保罗在罗马书8:27所说的，我们不知道该如何为这些状况，按着我们应当祷告的来祷告，所以，圣灵就帮助我们，在这些状况里“照着神的旨意”来代祷。经文中没有明显地提及它是否和说方言有关——是不是我们的灵在祷告（虽然这也可能是真的），是不是我们的心思没有发挥功能或不能理解（虽然这有时也可能是真的，或至少一部分是真的），是不是这些叹息或呻吟变成了另一种可以被称为“另种方言”或“另种语言”的声音。所以，虽然罗马书8:26-27讲到我们祷告时可能会发出声音，而自己却又不完全了解是什么，但它和说方言还是有所不同；总结来说，它只是一种与说方言有几分相似的现象。

F. 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

保罗说：“因为藉着圣灵赐给这人**智慧的言语**，而按着同一位圣灵赐给那人**知识的言语**。”（林前12:8, NASB中译）在本段讨论开始之时，我们一定要明白，在圣经别的

⁵⁸虽然这个希腊字没有在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被使用，可是它的意思由其字头*sun*（“与”之意）就清楚可知；保罗将此字头加在非常普通的“帮助”希腊字之前。

⁵⁹另一种看法可见于Douglas Moo的讨论里：他（迟疑地）将叹息理解为是圣灵的叹息，而不是我们的叹息。见Moo, *Romans 1-8*, pp. 559-63.

地方没有提过这两个恩赐，⁶⁰ 而早期基督教的经外文学也没有使用过这两个恩赐的词汇。这也就是说，有关这些恩赐仅有的资料，就仅在这一节经文里：包括形容这两个恩赐的词汇，和其出现的上下文。没有一位释经者拥有比这更多的资料，可以用来更多地理解它们。这一事实警告我们，不论怎样，我们所得的结论都可能只是推测性的。

关于这两个恩赐的意义，主要有两种说法：(1) 普遍上一般人认为，这两个恩赐是指从圣灵得着一种特殊启示的能力，而且拥有此恩赐的人根据所得的启示说话：给予某种情况下的智慧，或是说出会众中某人生活中的特定情况。在这样的诠释下，这两个恩赐是属于比较“神迹性的”，会使人希奇和惊讶，因为有此恩赐之人所说的话不是根据一般人可以获得的资料而来的。

(2) 另一种诠释则是视这些恩赐是比较“非神迹性的”，或说是较一般性的：“**智慧的言语**” (word of wisdom) 的意思，只是指在不同的情况中说出智慧之言的能力；而“**知识的言语**” (word of knowledge) 的意思，则是用知识讨论一件事的能力。在这种解释下，知识与智慧的根基都不是圣灵不期然所赐之特殊启示，而是日常生活所得之智慧；比如圣经教师、教会里的长老和其他成熟基督徒所拥有的特征。因此，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才能使人说出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而使这两项恩赐发挥功效。这种解释的“智慧的言语”，可在以下的经文中找到例子：使徒任命第一批“执事”或使徒助理（徒6:1-6），司提反以智慧传扬福音（徒6:10），耶路撒冷大会作的决定（徒15:19-29），甚至是所罗门王的判决——“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王上3:25；又见林前6:5-6）

赞成第一种解释的人可能会这样说：哥林多前书12:8-10所列的其他所有七项恩赐都属于“神迹性的”，所以也应该以同样方式来理解这两项恩赐。

虽然如此，也有一些有分量的看法反对那样的解释：

(1) 保罗用来表达“言语” (*logos*)、“智慧” (*sophia*) 和“知识” (*gnōsis*) 等的字，都不是特定的或专门的词汇，而是希腊文新约圣经中极为普遍的用字；它们只是经常用来表达“言语”、“智慧”和“知识”的普通用字。不只如此，它们通常不会被用来指称神迹性的事件（例如像“启示”和“预言”两词才是），它们只是用来表达人类知识和智慧的字。所以，从用字本身的意义来看，并没有指明它们是神所赐的神迹性恩赐。

⁶⁰至少在圣经里没有别的地方把什么称为“智慧的言语”或“知识的言语”，也没有以其他的方式使用过这两个词汇。

(2) 从哥林多前书12:8的上下文来看，保罗说这段话的目的似乎和前述把它们当成是神迹性恩赐的看法相反；他说第8-10节内容的更大的目的，是要说明：无论一个人拥有怎样的恩赐，他都能有把握地说，那恩赐是圣灵所赐下的。保罗在第8-10节之前先说了：“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林前12:7）而紧接着在第8-10节之后他又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林前12:11）如果保罗说这一段话的目的是要显示每一个基督徒的恩赐都是由圣灵赐给的，那么若他在此只列出神迹性恩赐的例子，就不一定能达成那个目的，而且，那些拥有非神迹性恩赐的人就会感觉到被疏忽了，也会怀疑他们的恩赐是否被包括在保罗的讨论里。但更重要的是，那些拥有神迹性恩赐的人可能就会下了结论说，惟有那些拥有神迹性恩赐的人，才真正地有圣灵在他们里面工作，好使那些恩赐产生力量。这样就会导致在会众中有一种危险的精英主义。所以，保罗似乎的确需要在哥林多前书12:8-10所列的恩赐里，也包括一些非神迹性的恩赐。

但是在段经文中所列的恩赐里，有哪些是非神迹性的恩赐呢？

智慧的言语	医病	辨别诸灵
知识的言语	行异能	说方言
信心	作先知	翻方言

上述除了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之外，所有其他的恩赐似乎都属于较“神迹性的”恩赐（可能的例外是说方言和信心），然而，这就更使得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必须被视为非神迹性的恩赐了，因为这样才能保证保罗所列的恩赐中包括一些非神迹性的恩赐；而这样也能让我们看到保罗在真实教会中所运用的教牧上的智慧。所以，哥林多前书12:8-10中一定要有一些非神迹性的恩赐；而且如果要有的话，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是很好的候选者。⁶¹

(3) 可能最具有决定性的考量，是这个事实：新约圣经中已经有了一个词汇，是用来描述从圣灵接受特别启示、并在会众中报告出来的行动——即保罗所称的“说预言”。因为他用了一些篇幅讨论预言，说明它的内容与规范，所以我们能够相当清楚地明白预言是什么。因此，要说另有其他的恩赐和它的功能完全相同（也许仅仅内容有所不同），除了人已经对这两个恩赐应该是什么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外，经文本

⁶¹我们也可将信心和说方言视为非神迹性的恩赐，这样，保罗所列的恩赐就是混合有神迹性的和非神迹性的恩赐。如此一来就更没有理由说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不能也被视为非神迹性的恩赐了，更何况用来描述这两项恩赐的词汇通常不会被用来描述神迹性的事件。

身并没有提供任何能证明这一点的资料。⁶²

所以，将这两项恩赐当作是“非神迹性的”来了解，就是将它们仅视为在不同情况下用智慧或知识说话的能力，似乎是比较妥当的。今日在灵恩派的圈子里，被许多人称为“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的，似乎还是应该被称为“预言”比较好。⁶³

G. 辨别诸灵

另一项在新约圣经里只提过一次的恩赐，是辨别诸灵的恩赐（林前12:10）。这个恩赐的性质，与一些描述发生在基督徒和邪灵之间的属灵争战的经文有关连。我们可以将辨别诸灵（distinguishing between spirits）的恩赐定义如下：**辨别诸灵是一个特别的能力，能使人分辨圣灵或邪灵在一个人身上的影响力。**

从救赎史的观点来看，这个恩赐也是一种预尝来世的恩赐，因为它使人预尝到分辨撒但及其影响力之能力，而这种能力要到天上才会臻于完全，到那时每一件遮盖或隐藏的事，都要被揭露和显明（太10:26；另参启20:11-15）。这项恩赐的能力，也可能比旧约大多数或所有信徒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强。旧约不常提及鬼魔的活动，而且鬼魔攻击神百姓时，通常是具体地藉着不信神的国家以军事来攻击以色列民，或公然地引诱他们去事奉外邦的神祇。所以，旧约时主要是藉着观察外在可见的事件和环境，而察觉到鬼魔的活动；撒但要藉着那些事件和环境来达到他的目的，因此是清楚可见的。

在新约之下，辨别诸灵的恩赐使人能分辨出一个人身上邪灵的存在与圣灵工作之存在的不同。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人先前“被牵引……去服事那哑巴偶像”（林前12:2），与此类似地，使徒约翰也了解基督徒需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一4:1）

在此之外，这个恩赐也可能会使人分辨出不同形态的邪灵，例如生病的灵（路

⁶²事实上，现代的五旬节和灵恩运动所称为“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的事，都完全符合保罗所定义的“预言”，因此其实应当将它们放在预言的大范围之下。这样做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在教会使用这些恩赐时，都可以根据保罗对预言的了解和规范来运作。

如果我们继续将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当作是神迹性的恩赐——要依赖从神而来的特别启示，会造成什么伤害吗？有一个立即可能会有危险：有一些其实是保罗所称为“预言”的事，但现在却换了称呼，因此会使人产生一种倾向，就是远离保罗在新约圣经中对预言所立的规范。我们无法预料这样做是否会造成未来某个时候有人误用这个恩赐，然而若说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属于神迹性的恩赐而被广为使用，但新约圣经里却只提过一次，也完全没有相关的讨论或规范，则似乎是相当奇怪的。

⁶³若要进一步地讨论这两项恩赐，见Wayne Grudem, “What is the Real Meaning of a ‘Word of Wisdom’ and a ‘Word of Knowledge’?” in *Ministries Today* (Jan.-Feb. 1993), pp. 60-65.

13:11)、占卜的灵(徒16:16)、聋哑的灵(可9:25, 29), 和谬妄的灵(约一4:6)。从用词和文法的观点来看, 我们了解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也包含了这一方面的能力。⁶⁴

当然, 就某个程度而言, 鬼魔活动的存在是外显的: 有时脱口说出了明显是有错误的教义陈述(见林前12:2-3; 约一4:1-6), 有时是有凶暴怪异的举动, 尤其是冲着基督徒传道而来的(见可1:24; 9:20; 太8:29等)。撒但之影响力的特点就是破坏, 而受到鬼魔影响的人就会在教会和在他周围的人身上, 产生破坏的影响力; 也会对人产生自我毁灭的影响力, 使人伤害自己受扰的生命。

然而除了这些鬼魔影响力的外在指标之外, 个人也可能主观的感知发生在属灵和情绪层面的影响, 使人能分辨出鬼魔活动的存在。当这个能力更高度地发展, 而能够对教会整体产生益处时, 无疑地就成为保罗所称的辨别诸灵的恩赐。⁶⁵

辨别诸灵的恩赐和属灵争战也有关连, 有关撒但与鬼魔, 及属灵战争的讨论, 见本书第二十章。

个人思考与应用

1. 你曾经经历过本章所定义的说预言恩赐吗? 你怎么称呼它呢? 你的教会是否有这项恩赐(或是类似这样的功能)在运作? 若有, 带来了什么益处及危险? 若没有, 那你认为这项恩赐会对你的教会有帮助吗? 为什么?
2. 你的教会是否能有效地发挥教导恩赐的功能? 除了牧师或长老, 谁在使用这项恩赐? 你认为你的教会合宜地倡导了正确的圣经教训吗? 你认为你的教会在哪些方面(如果有的话), 需要在认识和爱慕圣经的教训上有所成长?
3. 你自己曾经使用过本章所讨论的其他恩赐吗? 你是否认为你的教会现在需要某一项恩赐, 但是却没有这项恩赐? 你认为你自己最好要怎么来做来回应这个需要?

特殊词汇

(适用于第五十二章与第五十三章)

使徒 (apostle)

⁶⁴对于“辨别诸灵”这个词语, 有一个十分广泛的语文和文法分析, 见Wayne Grudem, “A Response to Gerhard Dautzenberg on 1 Cor.12:10.” in *Biblische Zeitschrift*, N. F., 22:2 (1978), pp. 253-70.

⁶⁵当然, 今世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的恩赐是完美的(林前13:9-10), 因此我们不应期望这一个恩赐会是完美的, 或期望那些拥有这个恩赐的人从来不犯错误。见本书第五十二章A.4节, 有关属灵恩赐有强弱不同的讨论。

灵恩止息派 (cessationist)
辨别诸灵 (distinguishing between spirits)
圣灵的恩赐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医病 (healing)
翻方言 (interpretation of tongues)
神迹 (miracles)
神迹性的恩赐 (miraculous gifts)
非神迹性的恩赐 (nonmiraculous gifts)
职分 (office)
预言 (prophecy)
说方言 (speaking in tongues)
教导 (teaching)
知识的言语 (word of knowledge)
智慧的言语 (word of wisdom)

本章书目

- Baker, J. P. "Gifts of the Spirit." In *NDT*, pp. 269-71.
- Bennett, Dennis and Rita. *The Holy Spirit and You*. Plainfield, N.J.: Logos, 1971. (灵恩派)
- Blue, Ken. *Authority to Heal*.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87.
- Bridge, Donald. *Signs and Wonders Today*. Leicester: InterVarsity Press, 1985. (灵恩派)
- _____. and David Phippers. *Spiritual Gifts and the Church*.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73. (灵恩派)
- Budgen, Victor. *The Charismatics and the Word of God*. Phillipsburg,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85. (灵恩止息派)
- Carson, D. A. *Showing the Spirit: A Theological Exposition of 1 Corinthians 12-14*. Grand Rapids: Baker, 1987.
- Chantry, Walter J. *Signs of the Apostles*. 2nd ed. Edinburgh and Carlisle, Pa.: Banner of Truth, 1976. (灵恩止息派)
- Clements, Roy. *Word and Spirit: The Bible and the Gift of Prophecy Today*. Leicester: UCCF Booklets, 1986.
- Deere, Jack. *Surprised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A Former Dallas Seminary Professor Discovers That God Still Speaks and Heals Toda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3. (这书是我所看过反对灵恩止息派的立场最平衡、最具说服力的论点。)
- Edgar, Thomas. "The Cessation of the Sign Gifts." In *BibSac* 145:180 (Oct.-Dec., 1988), pp. 371-86. (灵恩止息派)

- Ellis, E. E. "Prophecy, Theology of." In *NDT*, pp. 537-38.
- Farnell F. David. "The Current Debate About New Testament Prophecy." In *BibSac* 149:595 (July-Sept. 1992), pp. 277-303.
- _____. "Does the New Testament Teach Two Prophetic Gifts?" In *BibSac* 150 (Jan.-March, 1993), pp. 62-88.
- _____. "Fallible New Testament Prophecy/Prophets? A Critique of Wayne Grudem's Hypothesis." In *The Master's Seminary Journal* 2:2 (Fall 1991), pp. 157-80.
- _____.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In *BibSac* 149:596 (Oct.-Dec., 1992), pp. 387-410.
- _____. "When Will the Gift of Prophecy Cease?" In *BibSac* 150 (April-June, 1993), pp. 171-202.
- Gaffin, Richard B. *Perspectives on Pentecost: Studies in New Testament Teaching on the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Phillipsburg,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79. (灵恩止息派)
- Gee, Donald. *Concerning Spiritual Gifts*. Springfield, Mo.: Gospel Publishing House, 1972 (revised edition). (传统的五旬节派)
- _____. *Spiritual Gifts in the Work of Ministry Today*. Springfield, Mo.: Gospel Publishing House, 1963. (传统的五旬节派)
- Gentry, Kenneth L., Jr. *The Charismatic Gift of Prophecy: A Reformed Response to Wayne Grudem*. 2d ed. Memphis, Tenn.: Footstool Publications, 1989. (灵恩止息派)
- Green, Michael. *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an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5.
- Greig, Gary, and Kevin Springer, ed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Are Healing and the Spiritual Gifts Used by Jesus and the Early Church Meant for the Church Today?* Ventura, Calif.: Regal Books, 1993.
- Gromacki, Robert G. *The Modern Tongues Movement*. Rev. ed. Phillipsburg,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72. (灵恩止息派)
- Grudem, Wayne. "Does God Still Give Revelation Today?" In *Charisma*, Sept., 1992, pp. 38-42.
- _____.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1 Corinthian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2.
- _____.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oday*. Westchester, Ill.: Crossway, 1988.
- _____. *Power and Truth: A Response to the Critiques of Vineyard Teaching and Practice by D. A. Carson, James Montgomery Boice, and John H. Armstrong in Power Religion*. Anaheim, Calif.: Association of Vineyard Churches, 1993.
- _____. "What Is the Real Meaning of a 'Word of Wisdom' and a 'Word of Knowledge'?" In *Ministries Today* (Jan.-Feb. 1993), pp. 60-65.
- _____. "What Should 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het and Pastor?" in *Equipping the Saints* (Fall 1990), pp. 7-9, 21-22.
- Hayford, Jack W. *The Beauty of Spiritual Language*. Irvine, Tex.: Waco, 1993.
- Horton, Michael Scott, ed. *Power Religion: The Selling Out of the Evangelical Church?* Chicago: Moody Press, 1992.
- Houston, Graham. *Prophecy: A Gift For Today?* Leicester and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89.

- Hummel, Charles E. *Fire in the Fireplace: Charismatic Renewal in the Nineties*.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93.
- MacArthur, John F., Jr. *Charismatic Chao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2. (灵恩止息派)
- _____. *The Charismatics: A Doctrinal Perspectiv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8. (灵恩止息派)
- Mallone, George. *Those Controversial Gifts*.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83.
- Moo, Douglas. "Divine Healing in the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In *TrinJ* Vol. 9 N.S., No. 2 (Fall 1988), pp. 191-209.
- Nathan, Richard. *A Response to Charismatic Chaos*. Anaheim, Calif.: Association of Vineyard Churches, 1993. (广泛回应John MacArthur在1992年所出版的书。)
- Osborne, Grant. "Tongues, Speaking in." In *EDT*, pp. 1100-1103.
- Poythress, Vern. "Linguist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es of Modern Tongues-Speaking: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In *WTJ* 42 (1979):367-98.
- Pytches, David. *Spiritual Gifts in the Local Church*.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Come, Holy Spirit*. Minneapolis: Bethany, 1985. (灵恩派)
- Reymond, Robert L. *What About Continuing Revelations and Miracles i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Today?* Phillipsburg,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77. (灵恩止息派)
- Robertson, O. Palmer. *The Final Word*. Edinburgh and Carlisle, Pa.: Banner of Truth, 1993. (灵恩止息派)
- Ruthven, Jon. *On the Cessation of the Charismata: The Protestant Polemic on Post-Biblical Miracles*. Sheffield: Sheffield University Academic Press, 1993. (灵恩派; 作者改写并扩充他的博士论文, 他在其中回应从Warfield到现今灵恩止息派的辩词。)
- Saucy, Robert. "Prophecy Today? An Initial Response." In *Sundoulos* (Talbot Seminary; Spring 1990), pp. 1-5. (灵恩止息派)
- Schatzmann, Siegfried. *A Pauline Theology of Charismata*. Peabody, Mass.: Hendrickson, 1987.
- Stephanou, Eusebius A. "The Charismata in the Early Church Fathers," *The Greek Orthodox Theological Review* 21:2 (Summer 1976), pp. 125-46.
- Storms, C. Samuel. *Healing and Holiness: A Biblical Response to the Faith-Healing Phenomenon*. Phillipsburg,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90.
- Thomas, Robert L. "Prophecy Rediscovered? A Review of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oday*." In *BibSac* 149:593 (Jan.-Mar. 1992), pp. 83-96. (灵恩止息派)
- Thompson, J. G. S. S. and Walter A. Elwell. "Spiritual Gifts." In *EDT*, pp. 1042-46.
- Turner, M. M. B. "Spiritual Gifts Then and Now." In *Vox Evangelica* 15 (1985), pp. 7-64.
- Warfield, Benjamin B. *Counterfeit Miracles*. London: Banner of Truth, 1972 (first published in 1918).
- White, John. *When the Spirit Comes with Power*.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88.
- White, R. Fowler. "Gaffin and Grudem on Ephesians 2:20: In Defense of Gaffin's Cessationist Exegesis." In *WTJ* 54 (Fall 1993), pp. 303-20. (灵恩止息派)
- _____. "Richard Gaffin and Wayne Grudem on 1 Corinthians 13:10: A Comparison of Cessationist and Noncessationist Argumentation." In *JETS* 35:2 (June 1992), pp. 173-82. (灵恩止息派)
- Wilkenson, J. "Healing." In *NDT*, pp. 287-88.
- Wimber, John. With Kevin Springer. *Power Evangelism*.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86.
- _____. *Power Healing*.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87.

教会论共同书目表

宗派	人名	四十四章	四十五章	四十六章	四十七章	四十八章	四十九章	五十章	五十一章	五十二/五十三章
安立甘宗 / 圣公会										无详论
1882-92	Litton	363-86	380-86, 413-18	402-13, 418-27	384-418	428-59	459-74	472-542	无详论	
1930	Thomas	265-80		281-97, 434-46	313-18, 429-33, 452-58	313-38, 343-70, 447-51	371-87, 521-22			
阿民念派 / 卫理会 / 循道会										
1847	Finney									
1875-76	Pope	3:259-87	3:267-79		3:335-59	3:294-310, 335-59	3:310-24	3:325-34	3:287-94	
1892-94	Miley	2:385-94			2:415-19	2:392-94	2:395-410	2:411-14		
1940	Wiley	3:103-17, 126-27	3:112-13	3:136-37	3:117-37	3:150-60	3:161-89	3:189-208	3:138-50	
1960	Purkiser	393-408				409-27	409-11	411-15	415-20	
1983	Carter	2:571-613	2:594-95		2:619-20	2:615	2:616	2:616-19	2:614-15	1:449-57
1983-	Cottrell									
1987-90	Oden									
浸信会										
1767	Gill	2:558-74		2:607-20	2:574-607	2:621, 660-82	2:621-47	2:647-60	2:341-52, 558, 682- 729	
1887	Boyce	418-22								
1907	Strong	887-94		924-26	894-929		931-59	959-80		
1917	Mullins									
1976-83	Henry	4:524-92								
1983-85	Erickson	1025-68	1129-46		1069-88	1003-15	1089-106	1107-28		877-83
1987-94	Lewis / Demarest									
时代论										
无详论										
1947	Chafer	4:30-153			4:150-53		7:32-43	7:229		7:215-20
1949	Thiessen	305-13, 326-32			314-318	296-304	319-22	322-25		
1986	Ryrie	391-404, 435-36		433-35	403-20	421,427	421-25	425-26	428-30	367-74

宗派	人名	四十四章	四十五章	四十六章	四十七章	四十八章	四十九章	五十章	五十一章	五十二/五十三章
信义宗 / 路德会										无详论
1917-24	Pieper	3:397-425	3:423-27	1:530-31; 3:178-83, 416-20	3:427-38, 439-72	3:104-215, 439-72	3:253-89	3:290-396		
1934	Mueller	541-56	556-62		563-84	441-69	486-505	506-40		
改革宗 / 长老会										无详论
1559	Calvin	2:1011-53 (4.1-2)	2:1011-53 (4.1-2)	2:1149- 1240 (4.8-12)	2:1053- 1228 (4.3-11)	2:1276- 1303, 1448- 84 (4.14, 19)	2:1303-59 (4.15-16)	2:1359- 1448 (4.27-28)		
1724-58	Edwards			2:118-22				1:431-532	2:913-18	
1861	Heppe	657-70	670-72	684-94	672-84	590-610	611-26	627-56		
1871-73	Hodge					3:466-526	3:526-611	3:611-92		
1878	Dabney			ST, 873-87		ST, 726-57	ST, 758-99	ST, 800-817		
1887-1921	Warfield		SSW, 1:299-307				SSW, 1:325-31	SSW, 1:332-38		
1889	Shedd					2b:561-87	2b:574-87	2b:564-74		
1909	Bavinck									
1937-66	Murray	CW, 1:231-52; CW, 2:321-36	CW, 1:269-91; CW, 2:321-36	CW, 1:253-59	CW, 1:260-68; CW, 2:336-65	CW, 2:366-69	CW, 2:370-75	CW, 2:376-84; CW, 3:275-88	CW, 1:165-68	
1938	Berkhof	ST, 555-78		ST, 593-603	ST, 579-92	ST, 604-21	ST, 622-43	ST, 644-58		
1962	Buswell	2:216-26; 1:418-24	1:421-24		1:424-28	2:226-41	2:241-66	2:266-79		
灵恩派 / 五旬节派										
1988-92	Williams	3:15-157	3:25-35	3:120-23, 265-85	3:177-220	2:287-94, 3:159-63	2:278-87, 3:136-39, 221-41			2:209-36, 243-63, 323-409, 3:159-77
传统天主教										
1955	Ott	270-324	290-309	417-25	276-90, 450-60	325-472	350-61	370-416	无详论	无详论
天主教 (二次梵蒂冈大会后)										
1980	McBrien	2:565-730	2:854-58	2:817-48	无详论	2:731-49, 775-816	1:248-52; 2:349-54	2:757-68; 1:552-56	无详论	2:1086-88